

年

卷

期

1

11

第

第

民憲

第一卷 第十一期

短評三則

(一) 國民大會召開以前 (二) 突破軍事與政治的壁壘

(三) 注意兩個時代

論建國人才

國際聯合作戰問題

國共問題公開以後

實施民主憲政不患其急進廣泛與澈底

現代學人的責任

太平洋區之中心問題

荷蘭的寶庫東印度

組織國際機構的理由

盟國歐洲遠征英國地面部隊

總司令蒙哥馬利將軍

第二戰場開闢日的敦倫情結

萬竹樓隨筆九則

舜生

余家菊

陳啟天

張君勱

孫寶毅

張申府

孫寶毅

西樓譯

崇實譯

抱貞譯

超然譯

舜生

正和銀行

手續敏捷

存款便當

營業要目

儲蓄 押匯 貼現 匯兌 放款 存款
 業務一切銀行業其他及其

匯費低廉

利息優厚

號五〇一路森林慶重：址行
 號六二二三二號掛報電：行總
 號一六二一四話電
 號八街樓華太慶重址地：部儲儲
 明定 昆：行分
 康：處事辦

△促進戰後建設

△增益羣衆福利

△發展社會經濟

△扶助後方生產

四川絲業股份有限公司

元萬仟三本資

總公司 辦事處 製種場 製絲場 冷藏庫 主要成品

重慶陝西路 九十二號
 電話掛號二一〇八 電話四一七八六
 南充電報掛號 三台電報掛號
 閬中四七六七 成都四八二八
 北碚 巴縣 南充 仁和場
 三台 圓中 西充 仁和場
 磁器口第三廠 南充第四廠
 三台第五廠 閬中第七廠
 重慶李子壩 南充平城門
 北碚上壩 南充平城門
 改良蠶種 改良生絲 絲棉 絲筋

金城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及各種儲蓄存款
 各分支行處所在地
 重慶 成都 自貢 瀘州 宜賓 萬縣 長壽 涪陵 涪陵 涪陵
 重慶分行

重慶分行

地址：陝西路第229號
 電話：42362號(經理室)
 42363號(營業室)

民權路辦事處

地址：民權路新生路
 電話：42011號(營業室)
 41269號(經理室)

兩路口辦事處

地址：中三路(兩路口)2號
 電話：2072號

沙坪壩辦事處

地址：沙坪壩正街19號
 電話：6259號

信託分部

地址：民族路137號
 電話：14615號

安康銀行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總行：重慶林森路四五號
 電話：四一四四八
 電報掛號：四一四四
 各地辦事處：
 太和鎮——太和鎮正北街
 中壩——中壩北大街
 三匯——三匯林森路
 利息優厚 信用穩固
 匯兌迅速 手續敏捷

短評三則

國民大會召開以前

本年元旦，蔣主席發表新年文告，表示不必待戰爭結束，可能提早召開國民大會。

本來，根據中山先生的遺教，由訓政時期進入憲政時期，必須經過由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頒布施行，始能舉還政於民之實，而國民革命也才算告厥成功。民國三十四年度一開始，蔣先生即鄭重發表這樣一個「民主諾言」，我想凡屬國民，當無不同聲慶幸，尤其是若干年來會以空談為實現民主稍效棉薄的一部分人士，當然更有一種說不出的欣慰。

可是，茲事體大，我們以鄭重的心情來考慮蔣先生這樣一個重大提示，實在覺得有若干原則必須求得大家的相互了解，有若干先決問題必須以敏捷妥善的方法求得解決。

請先談原則：

第一、國民大會的召開，是建國工作的開始，同時也是自革命以來，包括這次八年的抗戰，所有一切為國家犧牲了生命的志士仁人的一個悲痛紀念，在中華民國史上值得大書特書。因此，我們主張這個會必須開得莊嚴神聖，真誠切實，萬不可先存一個因陋就簡的念頭。

第二、國民大會所代表的應該是全國民意的總和，由這個會所產生的一切重大決議，應使全國大多數的國民，尤其是一部分確有政治見解的國民，覺得稱心滿意，而絕少偏枯之感。

第三、國民黨的中央，原決定在抗戰後一年始行召開國民

大會，現在蔣先生以國家元首，全國領袖，最高統帥，國民黨總裁的資格，既已主張變更原議，提早召開，我想蔣先生必已經過深長的考慮，認為在事實上確有此種必要，並且有遲則或恐不及之感，因此，我們不能不盼望這個會成為全國團結的象徵。

第四、我們應承認國民大會為行使最高主權的機關，大會本身的自由，似不應事前加以限制，例如第一次國民大會，其職權是否應以制定憲法為限，應即由大會決定之。我們覺得，果如蔣先生所提示，在抗戰尚未結束前即行召集國民大會，事實上實在相當艱難，且關係着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如一經召集之後，又不能執行憲法上所付予之職權，而只能制定一部暫時並不實行的憲法，則政治意義必異常稀薄，似不如等到戰後從容召集反而來得妥當。

次請談先決問題：

第一、我們希望國民大會所代表的是全國民意的總和，但民意因環境的變遷，時代的演進不能不變，以今日全國的情形與抗戰以前相較，顯然不同，因此斷不能以抗戰前選出的代表來反映這八年以後的民意。我們知道國民黨中央曾有舊選代表一律有效的決議，但同時也有抗戰結束後一年始行召開國民大會的決議，假定後一個決議可以變更而提早，前一個決議當然也可以變更而重選，否則會是開不好的，仍以一律不變為是。

第二、截至今天為止，中國所實行的依然是一黨制，儘管在事實上國民黨外還有若干的黨派，但在法律上是沒有地位的

行動與組織是不能公開的，宣傳是受限制的。現在既希望提早召開國民大會，則最足以集體表現各種不同的民意的，乃莫如各個不同的黨派。因此各黨各派一律公開，在法律上與國民黨取得同等地位，實為當前即應解決的問題之一，否則將來的國民大會中仍將充滿一黨之空氣，而民主的實現將更遙遙無期，且可能引起若干不必要的紛擾。

第三、依照二十六年立法院修正的國民大會組織法第三條，凡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及後補執監委一律是國民大會的當然代表，這個人數是相當可觀的。假定這一條不能變更的話，則各黨各派即令可以公開參加競選，其地位依然是絕對不平等的。究竟是國民黨放棄這種權利，抑或以同等權利付予其他各黨派，這也是應該首先決定的。

第四、國民黨中常會已決定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六全代表大會，據云其重要議題即為討論國民大會如何召集。此項決定，在他人或嫌其遲，但我們則覺得多有這幾個月的時間，讓國民黨黨員及全國關心政治的各方人士，依據其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就此一重大問題再作一番慎重的考慮，乃非常有益。我們認為當前有若干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假定國民大會能解決這類問題，則召集自以愈早愈好，否則國民大會召集以前，仍須有一臨時過渡的緊急辦法。只要這個過渡辦法能處理當前的若干重大事件，則大會的召開即遲遲若干時日亦了無關係。

凡上所述四個原則及四個先決問題，均就目前所想到者發言。再有所見，當繼續發表。我們認為這個問題過於重要，換言之，假定國民大會開得好，則勝利可以提前，國家可以統一，一切隱憂可以消弭，建國工作也可從此樹立規模，否則前途將不堪設想！所以我們不得已坦率陳辭，希冀引起國人對這個

問題的注意與討論，並切戒草率從事，以遺無窮的悔憾於將來。

突破軍事與政治的難關

敵人把我們的河南湖南廣西三省大部拿去以後，軍事動作又一時歸於停頓，這是敵人的常態，我們千萬不可以為危機已經過去了！敵人要在中國大陸打開一條交通線，這在敵人的本土和南洋的海上交通將要斷絕的時候，他們是感到有絕對必要的。現在這個目的既已將次達到，他們乃以全力貫注在這一點，對別方面便不妨暫作緩圖。可是敵人看見我們的陸上國際交通將次復活，他們還是始火中燒；我們大後方仍有若干的基地可能威脅他們在我淪陷區的軍事據點，他們還是甚感不安；因此敵人繼河南、湖南、廣西以後的第二個軍事動作，他們便能還要企圖發動，這應該值得我們非常警惕。

七年半以來，因為我們的政治與軍事始終不能得到適當的配合，因之就連現有的這點軍事力量也無法充分使用，同時也沒有辦法使這點軍事力量普遍的充實健全。由於這種原因所表現的事實，便是當敵人對我某一區域痛加攻擊的時候，我某一區域以外的任何據點，大都作壁上觀，不僅談不上全面的反攻，也談不上多方的牽掣。這種現象，好像原因在軍事本身，而實際乃在軍事以外的政治。此外如過去投政的層層黑暗，交通機構的凌亂腐敗，一切統制專賣的毛病百出，生產的衰落停滯，甚至連一個縣勢機關也可鬧出幾百萬的貪污巨案，凡此，均與軍事不無有關，而其根本原因，亦莫不由於政治已陷於斷港絕潢，八年以來，實在看不出有什麼進步。

國共談判，這是最近中外所一致關心的，但是從年五月開

始，一直鬧了半年，始而是雙方代表直接談判，繼而是向國民參政會公開報告，最後更由友邦有力人士出面加以撮合，可是經過了六個月以上的工夫，依然是一張白紙，沒有留下半點痕跡。我們應該明白認識：這個問題如不能得着圓滿的解決，不獨影響戰爭，稽延勝利，戰後且將為統一之障，建設之梗，甚至引起國際的新糾紛也不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應從解決黨派問題入手，只要政府實行民主，放棄一黨體系，承認一切黨派的合法公開，則政治問題軍事問題不難迎刃而解。否則國民黨外的各黨派一發生生存問題，當然不能不各求自存自衛之道，如此而言政令統一，軍令統一，豈不等於緣木求魚？

凡上所陳，其一在說明軍事的危機并未解除，其次在說明政治的困難已更加深刻，全國一致的軍事行動，必須有全國一致的政府與之配合始有可能，這個趨勢很顯然，理由也很明白，不把這個現實而追求解決，則不僅全面反攻，時甚少希望，甚至過去半年所演於河南湖南廣西貴州的一切慘象，且難保不重演於其他各地，我們以十二分的誠意，希望朝野提高警覺，爭取時間，挽救當前的危局。

注意兩個時機

美軍在太平洋的積極發展，可能於今年春季即將菲島問題得一徹底的解決，等到蔣委員長收復完全做到以後，其第二個步驟可能就是在中國沿海的登陸，這是一個時機。

歐洲問題因為最近小有頓挫，希特勒的打倒，也許要延緩到今年的秋冬之交。目前蘇聯對於遠東，雖仍保持其一貫之誠懇態度，但等到美軍一經在中國登陸以後，則無論歐洲問題是否之變遷，蘇聯的態度必將趨於積極，這是第二個時機。

美國登陸與蘇聯積極，本來都是中國所切盼的，可是在這兩個時機到來以前，必須中國自身能做到真正的團結統一，並且在軍事、政治、外交、財政、生產、動員等方面，能樹立一個完整的體系，始為有益。否則不僅中國在國際所處的地位，或將增加困難，即國內問題，亦將更感棘手。

本年元旦，新華日報徵文及余，我當時匆匆寫了一篇幾百字的短文交給他們，題為「樹立反攻的體系」，因時間關係，不及暢所欲言，因此再補述上舉兩個時機的應當注意，仍將該短文附錄於後：

「在過去的五六個月，敵人從河南打起，一直深入貴州，於是一時頗呈極端緊張之象。現在河南、湖南、廣西三省，雖因這次軍事的失敗已大體淪陷，可是敵人却……退出了貴州，於是一月前的緊張狀態，又轉而入於鬆弛了。

若干年來，我們有一句老話：「以空間換取時間」，我們的抗戰已支持了七年有半，「空間」雖然丟掉不少，「時間」却是換來很多，我們所要問的，就是這許多的時間究竟換來幹什麼？就大體言之，我想總不外兩說：其一長待國際的變化，其次是培植自身反攻的力量。

從一九四〇年到今日，國際的形勢是一直於我有利的，可以說越到最近這種於我有利的情況是越來越多。但自從政府撤到重慶以後，已整整的六年，這六年中為着培植反攻的力量，究竟成績怎樣呢？……

我們承認「軍事第一」，可是軍事決不是單獨可以健全得起來的，必須政治、外交、財政、生產、動員等一一與之配合，成立一個體系，然後才能有效。我們今天所要樹立的，便是這樣一個「反攻的體系」。

「要獨立」反攻的體系」之必須。國人通力合作，換言之，即要把全國所有的力量，一用之於加強反攻。對待敵人的自退，自然永遠沒有這回事；完全倚賴友邦，也十分的要不得。

最後勝利的到來，時間尚早，曲折尚多，這個時候最值得我們平心靜氣加以考慮。我們應該承認多數人的力量，畢竟大於少數人的力量；全國的力量，畢竟大於部分的力量；團結統一的力量，畢竟大於分裂破碎的力量。如果連這點基本的認識都不承認，則所謂「反攻的體系」便不容易樹立得起。

萬竹樓隨筆

(二九)

聲生

梁任公年十九，即從康有為學於萬木草堂，在戊戌以前，任公之思想，大抵不出康氏「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及「大同書」等之範疇也。戊戌以後，亡命日本，任公之思想，乃大動搖。康極不以革命為然，梁則一度與中山接近，徐勸所謂「幾入行者圈套」者是也。康大倡設孔教會，定國教，祀天祀孔陪議，梁則於「新民黨報」發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論」以駁之。康於海外設保皇會奔走宣傳甚力，任公居東，則以讀書辦報為主，所發表者大抵批評時政及介紹新知之作，於保皇說，殆亦不甚理會之。入民國後，康氏為頑強之復辟黨人，梁則發言：「立憲黨人祇問政體，不問國體。」民六倒袁，康曾與袁一書，勸袁自退，此似與任公之護國無異，然其跡近同，心理實不同也。民六張勳復辟，康實德重之，且赴北京躬與其役，梁則贊助段祺瑞，誓師馬廠，起而討張，使民國危而勿墜。凡此均康梁師徒治學與應事始合終離之點也。梁氏批評其師曰：「有為之為人也，萬事純任主觀，自信力甚強，而持之極毅，其對於客觀之事實，或竟蔑視，或必欲強之以從我，其在事業上有然，其在學問上亦有然，其所以自成家數崛起一時者以此，其所以不能立健實之基礎者亦以此。」又曰：「有為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此不獨可見任公自知之明，亦知師莫若弟之一證也。康於民六復辟失敗後，深致憾於梁，曾有詩云：「鴉身食母鏡，食父，刑天無或虎守關，逢巖碑弓專射彈，坐看日落淚潸潸。」竟至目任公為「賊」，此亦可見有為成見之深之一斑。曩讀政府褒揚任公令，專就其以勸學陽掖後進立言，於其民五民六兩度維護民國之功，乃隻字不及，不知擬稿者出於顧慮，要譽勳不辭，而專言學籍，勉勵又險王靜安輩之可褒揚者，又豈在任公下乎。

來不能樹立這樣一個體系，則勝利便將延緩，且能變質，的時候，我們應該密切注意的。」

自從蔣先生於本年元旦發表可以提前召開民國大會的通告以後，國民黨中常會更有於本年五月五日召開六代表大會的決定，這樣一做，時間又可延宕一年，抗戰將正式到達第九年，像上舉一個團結統一的反攻體系，依然無法樹立，我們實在憂慮時機坐失，有緩不濟急的危險。

玩味近代史實，值國學衰之際，當東西思潮澎湃而來之時，國人從善如流，一有接觸，輒欣然受納。於其是否適合國情，應否講求步驟，每不暇問。人謂國人性情偏於保守，吾則嘗謂國人性情極好趨新，於各種新說，孰曾造福我國家，孰曾遺禍我人民，今者不欲置論。今之所欲指陳，僅在於東西學說競鳴之時，正值我學術凋弊之際，致令國人批判力不強，消化力不健，於是囿爾吞棗者有之，削足適履者有之。國家元氣，因而耗蝕，固為事實，而國是不定，人心惶惑，依然為今日之隱憂，則尤不可等閒視之。

舊制科舉取士，人之懷才進取者，必經多次考試，售於縣試，售於鄉試，售於會試，致試闕隘既過，始能沈潛學術，留心當世之務，故為數極少，零星散佈於四方，往往百里之內，不見一讀書明理之人。學術之不普及，有如此者。學人之養成，不可養一人即期望其得一人之用。必所養者多，然後能得較多之人各有成就，而此各有所成之人之中，或有極少數之出類拔萃者能有特殊之發明創見以貢獻於世。故養士之量，不可不宏，而養士之途不可不多。科舉取士，管眼文辭。文章為各人性格之表現，善於銜鑑文章者，每能仰其文而知其人之將來成就。虛偽作品，未能掩盡天下之耳目。衡文者果得其人，去取得當，抑揚不爽，使欲售其文者知文章根於性格，欲善其文，須先養其性，則士風可隨而大變。無如當時衡文者，多沈溺八股之士，於學術根柢，未能深究，於觀人之術未能盡有其真知。於應試者，或取其文辭綺麗，或取其記憶富贖，或取其文

思雋永，或取其筆致險峭，而於為人作事之基本性格反致忽略，不會措意。為人作事或則發皇剛毅，或則文理密察，或則寬裕溫柔，或則齊莊中正。衡文者不足知此，則落選者多有為之人，而及第者多僥倖之輩。性行醇厚，不遇於時，謀慮深遠，不知於世，則發詭譎險之風，必將猖狂不知所底，此科舉之所以重視主考，而主考難得其人，致令科舉制度，其結果必然重文輕德，而使一世人心相習於浮薄輕巧，遺大難於邦家。

科舉以八股取士，今人皆知詆譏八股。夫八股應受詆譏之處，究竟安在，則似殊少能言之者。或謂八股格律謹嚴，拘人太甚，使才氣縱橫者不能馳騁如意。不知馳騁必循軌道，才士必守繩墨，文章必有條理，考試必有格式，以此而詆譏八股，八股之病，未必在此。或謂八股，代聖人立言，所讀不出五經四書，所知不出孔孟顏曾，固見聞於一室，總思想之自由。不知考試之事，乃考試士子學業之尚無所成就，而須作其本工夫者，豈可不示之準的，予以範圍乎？以此而詆譏八股，八股之病未必在此。依吾所見，則八股之病，第一在重形式而不重實質。唯其重形式，故其文章有頭、有領、有腹、有尾、其結構有趣有承有轉有合、就形式觀之，則燦然成篇；就實質觀之，則了無多義。長篇累紙，盡是油腔滑調之辭。言出於口，筆從不感其責任；文成筆下，茫然不知其何謂。空疏、輕浮、斯為必然之結局。其次、八股之病在剽襲。夫公衆之事，必須有準則以樹之鵠的。準的既立而模倣起。模倣既久而剽襲興。由社會之同化作用，而剽襲之弊，必然附隨以俱起。故剽襲非大病。

，大病在盲目之劇變。八股代聖人立言。聖人之言，或涉經國大道，或關天人奧義。後生小子，初識之無，便開口正心誠意，下筆修己治人，實長其狂妄之習，以及輕視天下事之心情。一國讀書人，相習於以狂妄之心，輕談天下之事，欲其不亂，不可得矣。又其次，八股之病，在文思之無邏輯組織。文章為思想之結晶，本以理性之條貫為其骨體。能重理性則條理謹嚴，生活肅正。惜八股文措意於意念聯合之巧妙者，不置意於推論步驟之綿密，於是無情之接搭，視為奇思，矛盾之湊拍，視為妙語。又加以詩賦之考試，花月之吟咏。作詩要領，在想像之豐富巧妙，不可沾滯於實事，不可泥囿於理致。故詩人與思想家，不能兼備於一人之身。詩自有其不磨之價值，惟防止詩教之弊，道在發展理性。在科舉制度下，佐詩教而俱行者，乃為八股文。重聯想而不重推論，成為國人之通習。講學無條理，治事不綿密，其為禍慘烈，今日已完全暴露矣。八股病深中人心，時人吠影吠聲，尚不覺病症所在，真為可哀。

清代有所謂乾嘉之學，訓詁精審，考據詳確。乾嘉諸老，功在不朽。及其弊也，則支離破碎，堆砌煩瑣，見一樹而不見全林，明細節而不通大義，立身則誠嚴肅為作偽者有之。夫專家之學，必入於細碎，學人持身難期於不偏，是趨勢有必至。然而細碎繁多，不可湮沒大義，今日科學家之深研究，何嘗置所習科學之大理法於不顧乎？行為錯誤，出諸事不經心者，號學者之所當然，但憑恃有學以非遠理義，利用邪說以自便私圖，則不得不謂為學風之敗壞。乾嘉之學，重視求知，而忽略做人，已屬不幸，况其求知又涉於遺大義而困於細碎乎！

科舉之禍既如是，乾嘉之學，流弊又如此。道咸而降，國勢日危，救國念切，有志者不能不挺身自任以天下之重，而當

時學術於救亡圖存之計，又一無可資利用者。於時乃有兩大救亡途徑之出現，一則為學術救亡論；一則為政治救亡論。持學術救亡論者，知國無學術即不能立國，或則獻身教育，或則潛心研究，雖變亂頻仍，而此輩或竟終有可觀。持政治救亡論者，念救亡須急進，政治革新而後學術乃易昌明。或倡革命，或事維新，其崇高偉大，亦足令百代仰慕。兩大路線，孰優孰劣，難為軒輊。然而，就今日之時代性觀之，則政治救國必須學術為其基據要無疑義。

晚近愛國志士，犧牲小我，奔赴國難，前仆後繼，絕不回頭，如戊戌六君子，如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成仁取義，途徑雖殊，其壯偉可風，足振國民之氣，則無二致。即在武昌首義一役，當時諸公之勇敢純潔，不畏難，不避禍，不爭權，不攘利，亦復足為民族光而垂範百世。嗣後袁氏當國，誅錫異己，大行收買之計，恃官位金錢以牢籠人心，摧毀政敵，在白刃與黃金之下，人心乃日即於頹廢腐化。袁氏既歿，派系紛爭，縱橫捍衛者逞其謀，攻瑕抵隙者施其計，正行中道，被目為迂闊，而詭詐傾險之風乃不可遏。回憶民初之熱烈純潔，乃如唐虞盛事。降至近年，則校門未出，已知奔走鑽營之途，世故未深，已工結納逢迎之術，斷喪未久，已習吹拍捧打之技。雖時有純潔愛國之聲，未見東身自好之行。每一美名，如熱心，如負責，無不被人用作自便之口實。熱心幾即等於熱中，負責幾即等於把持。由是言語道斷，凡以正道教人者無不為人所竊竊笑，而謂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必能正也。世道衰弊，可謂極矣。識者又憂之，倡為力行之說。「做人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變浮華之習，為篤實之風，轉炫人之態，為反己之行，庶幾人人腳踏實地，處處實事求是，盜名鬻譽之風，捨已殉

人之習，或可廓清，而國事之起衰振廢，乃可有希望。夫無諸己而後責於人，不唯待人之恕道宜然，即立己之誠意亦不許知其非而故蹈之。君子恥其行之不逮其言，故寡其言以殺其恥。今人不顧其行，唯大言是務，將以欺世，實足見其無恥。篤實踐履之風，誠爲剗所急需，故「幹之哲學」盛倡於今日。

吾人頌幹而決心幹矣，然而吾人將何所幹乎？又宜何如幹乎？目標不明，方術不講，則皆盲幹而已，蠻幹而已！苦幹何益，快幹速禍而已。在維新時代，國人認爲但取西政一一倣而行之，則國家強矣，在革命時代，國人認爲但取滿清一舉而推翻之，則國家興矣，在五卅時代，國人認爲但取舊學一舉而掃除之，則國家治矣。於今大夢已醒來，知世事原不如此簡單，建國實不能無學。前乎此者，動機純潔，即足以挺身任事，責任心強，即足自負以天下之重，而今則徒有純潔，不足以救國，徒有熱情亦不足以救國，必須加以學問工夫，瞭然於建國經緯，設施方略，然後次第實行，不撓不敗。我國今日一切落後，其總原因實在於學術落後。我國今日須迎頭趕上，其總關鍵實在於「學術趕上」。二十世紀，無學術不足以建國，無學術亦決不足以成事。真事業必自學術中來，強國必自昌明學術始。

宋元而後，朱學獨盛，窮搜博討，講究詳密。及其弊也，支離破碎，委瑣卑敝。有明王守仁出，倡即知即行之說以振之。雖所行未必果爲真知，難免流入狂悖，而當時之人倫大法既一宗孔孟，而當時之治國方略亦復有軌轍可循，故多重力行少

事求知，其弊尙淺。今日則舊學既毀，孔孟已芻，吾人欲實幹，快幹，硬幹，試問將何所遵循乎？遵循外來之成法乎？則外來成法抵牾不齊，試問何去何從？亦唯有自行其所見而已。使一己所見，果爲真理，則取而行之，誰曰不宜！無如自己非神，難免無錯；今唯自己之智慧是賴，使自己錯誤，又將何以知之？有錯而不知，正人世之大苦。此所以求知須虛心，處事須自反也。今人習於狂悖，既不知天下事之難，又不認天下人有知，唯知予智自雄，敢行己意，而潤飾之以純潔熱情之美名，於是誤盡天下蒼生而不知愧。依心理分析學，人心於不覺之間，對於不正大之行爲每飾以正大之理由。此種歷程名曰理性化。以此理性化之作用，世間無人承認自己爲有罪之人。彼攘奪之事，由攘奪者視之，殊不覺爲可恥，而反爲義所當然。意若曰：當今之世，捨我其誰，我豈可坐視斯民疾苦而不救哉？此所以人苦於不自知，而自詡工夫所以爲聖賢所樂道也。求知入德，着手處皆在自覺有所不足。故張皇之人，其失多；斂退之人，其失少。

生活於主觀心態之下，乃學有大成者之事。故孔子曰：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若夫學未大成，則須以客觀事實勘驗主觀意象，使吾所見而是也，必合於事理而推行無礙；使吾所爲而輒與人迕，則當反躬自問，我之所持或有不當乎？中國人爲常識民族，緊密推理爲所不耐；而事實勘驗，則其所擅長。宜發揮此優點，用客觀控制主觀，從事實推求知識，腳踏實地，追求真知，不逞私臆，不逞時潮；建國前途，庶幾順利。

國際聯合作戰問題

陳啟天

一、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

近百年來，我國雖曾經過數度對外作戰，但除此外對日作戰外，如鴉片戰役，英法聯軍之役，甲午戰役以及庚子戰役等，都是一國單獨作戰，而不是國際聯合作戰。即此次對日作戰，即數年也是中國一國單獨作戰，到日本襲擊珍珠港與新加坡以後，始造成與英美等國聯合對日作戰的局勢。這個局勢的造成，對於久經單獨苦戰的我國人民心理，是一種大興奮；同時對於我國抗戰前途，也是一種大轉機。今後我國宜如何運用此局勢，以爭取最後勝利，則是急待適切決定的一個大問題。要適切決定這個大問題，須先明瞭這個大問題是國際聯合作戰問題，而不是一國單獨作戰問題。我國人對於一國單獨作戰問題已多少有點經驗與常識，這是可以自信的。不過對於國際聯合作戰問題，則既缺乏經驗，又缺乏常識，也是應自知的。如果我們仍用一國單獨作戰的辦法，來應付國際聯合作戰問題，便恐難於十分合拍，更恐難於收到國際聯合作戰的切實效用。因此我們對於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兩個問題，首須加以明確的分別，以免辦法錯誤。

一國單獨作戰的範圍，僅以本國與敵國（敵國方面是否亦為一國單獨作戰，可姑不論）的敵對行為為限。因此關係比較簡單，行動比較自由。一切對敵行動，只須於「知彼知己」之後，便可完全由本國自行決定。但國際聯合作戰的範圍，除本國外，尚有友邦。如何聯合友邦以共同打擊敵人，則關係比較

複雜，行動亦比較不自由。一切對敵行動，除須知彼知己外，尚須「知友」，（按此係借用舊名詞，以特指聯合作戰的友邦。）然後始可與友邦協商決定之。孫子說：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孫子謀攻篇）

這幾句話，是特別說明一國單獨作戰的要義，在知彼知己，而知己尤重於知彼。現在仿用這幾句話的格式，來特別說明國際聯合作戰的要義，則應如下：

知友知己，聯合作戰必勝。不知友而知己，聯合作戰或勝或敗。不知友，不知己，雖聯合作戰亦必敗。

關於知彼的重要性的，在一國單獨作戰時與在國際聯合作戰時，完全無分別，故本篇不多論。關於知己的重要性，無論一國單獨作戰，或國際聯合作戰，均應佔第一位。不過在一國單獨作戰時所謂知己，係着重本國與敵國各種事項的較量，而在國際聯合作戰時所謂知己，則着重本國與友邦各種事項的配合。這種含義的大分別，我們應首先記取。

一國既與他國聯合作戰，則彼此之間，應在主權上與禮貌上互相尊重，以保持兩國的友好，這是必要的。但若因此即謂兩國可以完全平等合作，却未必然。因為在事實上，兩國的各種情況，如政治、經濟、軍事、和環境等，既不完全相同，而兩國的相互要求與各別所能擔任的力量，也不完全相同。在此

各種不同情形之下，要確收國際聯合作戰之效，必須先行審查自己一籌，即必須先知己。本國的政治是否已經修明，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經濟是否已經開發，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軍事是否已經精強，能與友邦合作至何種程度？本國的要求是否與本國的力量相稱？自己對於這種種問題逐一加以審查以後，才算得「知己」。知己以後，才能適切決定本國對友邦所應取的態度與所能提出的要求。

當國際聯合作戰時，首須知己，這個道理似能得到一般的承認。但是一個人要知己，已極不易，何況一個國家呢？一個人所以不易知己的原因，一大半由於好自誇，一小半由於好自餒。好自誇，則要求每易超過力量，難得他人的信賴。好自餒，則雖有一點力量也等於無力量，也難得他人的尊重。一個國家也有一種好誇與好自餒的情形，而在國際聯合作戰時，尤易於暴露出來。當友邦對本國有所鼓舞時，難免偶有過分的揄揚，於是易於引起自誇，致不知己。又當友邦對本國有所責難時，也難免偶有過分的批評，於是易於引起自餒，致不知己。如果一個國家，在表面上好自誇，而在骨子裏又好自餒，則必露出虛偽虛偽的真相，更無由知己了。不知己，則必使國際聯合作戰發生困難與波折。這是國際聯合作戰時首須注意的一個要義。

當一國單獨作戰時，從來政治家與軍事家多知這外交戰的重要，不下於武力戰，故孫子兵法有「伐交」的說法，詳見其攻篇。外交戰的初步目的，在孤立敵國的外交；進一步的目的，在聯合友邦共同作戰。欲孤立敵國的外交，已非知友不可。欲聯合友邦共同作戰，更非知友不可。至於正在國際聯合作戰中，則知友更為必要。何以知友在國際聯合作戰時最為必要

呢？因為本國既已與友邦聯合作戰，則戰爭的勝敗關係兩兩前途，勢須互相關切，互相了解，並互相援助，以求戰爭的必勝而不敗。友邦的作戰目標，是否與本國的作戰目標完全一致？如不完全一致，則須知友邦所置重者在何處？能不能與本國所置重者調和？友邦為何而作戰？為利害嗎？抑為榮譽嗎？為利害重於為榮譽嗎？抑為榮譽重於為利害嗎？換句話說，友邦對於戰爭的結局，重在實現和平呢？抑重在貫徹野心呢？如其重在貫徹野心，又須進而問其野心是否與本國的利害有無大衝突。友邦在軍事政治經濟以及外交各方面所能及所願動員的力量，優於本國，抑劣於本國？如其優於本國，友邦能否，並願否以其餘力援助本國？如其願援助，是有條件的，還是無條件的？友邦對於本國的要求是什麼？實望是什麼？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能不能達到？對於友邦的責難可不可曲從？以上種種問題，都是關於友邦的問題。知道這種種問題的明確解答，便叫做「知己」。知己之後，然後友邦始能與我聯合作戰，並樂於助我作戰。如其不然，雖聯合而未必能作戰，雖作戰而未必能勝，雖能勝而未必能分有之。所以知友是國際聯合作戰時次須注意的又一個要義。

由上說來，可知國際聯合作戰與一國單獨作戰的分別，一在知己的內容不同，二在知己的程度不同。如果這兩點不同，被人忽略，則聯合不能成爲真聯合，如何能作戰呢？更如何能勝利呢？要國際聯合作戰勝利，則必須知己並知友。知己然後始能盡其在我，知友然後始能得助於人。既能盡其在我，又能得助於人，便不慮不能勝利了。

二、國際聯合作戰的四大問題

關於國際合作戰問題，就對敵國說，固是軍事問題；但就對友邦說，則是外交問題。不過這種外交問題，不是單純的外交問題，而是牽涉到國家各方面的外交問題。因此國際合作戰問題，可粗分為四大問題，即：（一）政治外交問題，（二）人事外交問題，（三）經濟外交問題，與（四）軍事外交問題，試分別說明其要旨如下：

（一）國際合作戰時的政治外交問題——政治是外交的根據，外交不過是政治的枝葉。欲求枝葉茂盛，必先培植根本。故欲求「外交」上有辦法，必先求在政治上有所辦法。本篇所謂「政治外交」，即是想先用政治的方法，以增進外交的關係。一個國家在國際合作戰時，宜如何用政治的方法以增進外交關係，便是政治外交問題。關於此問題，有二要旨須加以解說：第一、須力求本國與友邦的政治氣味相投。所謂政治氣味，指政治的體制，或作風而言。古語云：「物以類聚，人以羣分」。國家是由人組成的，故亦多「以類聚，以羣分」。從前國際關係，多以種族或文化的異同而分合。近代國際關係，則多以政治氣味的異同而分合。例如法國大革命時，奧和首相特涅所主持的神聖同盟，係由君主國家聯合而成，即以其政治氣味，都是反民主的。又如現代政治有三種迥然不同的氣味，即（一）民主政治的氣味，（二）無產階級專政的氣味，與（三）獨裁政治的氣味。凡同具民主氣味的國家自易於聯合在一團，凡同具無產氣味的國家也易於聯合在一團，凡同具獨裁氣味的國家也自易於聯合在一團。所以在這次世界大戰之前，國際關係的分合，大體係依照以上三種政治氣味而定。及這次世界大戰既起，以極度的獨裁氣味過於逼人，於是引起英美蘇中等國的大聯合。在此大聯合中，英美的政治氣味，原來大體相同，自易於

聯合，且不必說。蘇聯的政治氣味，原與英美不大同。但以感於聯合對德的必要，乃自願改定國歌，（即不再用世界革命的國歌歌為國歌）允許宗教自由，解散第三國際，並改組俄共產黨為普通政治團體，同時又說明蘇聯的政治亦是民主，以企圖與英美聯合，而取得其援助。這是一個運用政治方法以增外交關係的范例，可說眼明手快，富有政治天才。至於中國呢？依照國名及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本應是民主的，奈迄今猶滯留在訓政時期，反使友邦有所疑慮。政府有見及此，已開始準備實施民主憲政。我們只希望進度要稍快，推行要穩力，以期能用政治的方法，促進外交，爭取勝利。促進外交，爭取勝利，是人人所贊同的。不過要促進外交，爭取勝利，必須從速實施民主憲政，以圖與友邦更密切合作，才有可能，似乎還無多人真正覺識。這一點關係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趕快覺識，並決心實行呵！第二、須力求本國與友邦的政治利害相近。一個國家既已與他國聯合作戰，則兩國間的政治利害必有相同點。此相同點，即為聯戰兩國的共同敵人，以求於兩國前途均有利益。國際合作戰之所以能造成，與其所以能持續，多在有無遺點共同利害。不過除這點共同利害外，聯合作戰國家間的政治利害，却未必完全相同。因為每個國家好以本國的利益為前提，雖是聯合作戰國家，彼此亦均難能免。既然如此，則聯合作戰國家間宜如何一面盡力保持雙方共同的政治利害，又一面盡力調和彼此各別的政治利害，實是國際合作戰中的一個重要問題。要盡力保持雙方共同的政治利害，只有一個最重要的方法，即雙方須與共同的敵人，盡力作戰到底，而不讓任何一方中途單獨對敵妥協。換句話說，戰要共同戰，和要共同和，始能始終保持雙方共同的政治利害。至於要盡力調和彼此各別的政治利害，且不必說。蘇聯的政治氣味，原與英美不大同。但以感於聯合對德的必要，乃自願改定國歌，（即不再用世界革命的國歌歌為國歌）允許宗教自由，解散第三國際，並改組俄共產黨為普通政治團體，同時又說明蘇聯的政治亦是民主，以企圖與英美聯合，而取得其援助。這是一個運用政治方法以增外交關係的范例，可說眼明手快，富有政治天才。至於中國呢？依照國名及孫中山先生的主張，本應是民主的，奈迄今猶滯留在訓政時期，反使友邦有所疑慮。政府有見及此，已開始準備實施民主憲政。我們只希望進度要稍快，推行要穩力，以期能用政治的方法，促進外交，爭取勝利。促進外交，爭取勝利，是人人所贊同的。不過要促進外交，爭取勝利，必須從速實施民主憲政，以圖與友邦更密切合作，才有可能，似乎還無多人真正覺識。這一點關係非常重要，希望大家趕快覺識，並決心實行呵！

治利害，則宜酌採以下各方法：（一）對於兩國間歷史上的仇怨，不要算舊賬，以免引起反感。（二）對於兩國間的外交懸案，可讓步的，宜自動讓步；不可讓步的，宜在適當時機謹慎提出，以免引起不能解決的爭論，致影響聯合作戰。（三）對於與本國無直接利害關係，而與友邦有直接利害的問題，如友邦屬地問題和歐洲均勢問題等，切忌輕率發言，激成惡感。即友邦屬地原為本國領土，也不宜於聯合作戰時輕率倡言收回，以免友邦誤會。（四）本國對於友邦的要求，須與本國的力量與努力相應。凡過於超過本國力量與努力的要求，如難得友邦的贊同，則不宜隨便提出。（五）本國對於作戰的具體目標，宜明白宣示，使友邦明瞭本國作戰，只為擊敗敵人，以保持本國生存，並維持世界和平。擊敗敵人之後，本國只收復失地，並無其他領土野心，更無干涉友邦屬地的企圖。（六）如本國需要友邦的援助甚急又甚大，則除多方設法引起友邦的同情外，尚須於合理範圍內予以「利益交換」，使其更樂於援助。所謂利益交換的內容，或為敵國領土，或為戰時及戰後通商權利，或為共同投資經營本國工業，或為與友邦最有利害關係的問題，雖與本國無直接利害關係，亦予以外交上的援助。以上所說各種方法，都不外力求本國與友邦的政治利害相近，以便更能夠切實合作而已。

（二）國際聯合作戰時的人事外交問題——一切外交問題，都要經過人事關係。如果人事關係不大融洽，則外交必易生阻礙，無由達到使命。故人事外交問題，在平時已甚重要，而在戰時更為重要；對普通友邦已甚重要，而對聯合作戰的友邦更為重要，不可不特別注意及之。所謂人事外交問題，不是說外交條件的問題，也不是說外交政策的問題，僅專指辦理外交的

人選及其態度等問題而言。關於此問題，也有二要旨，須加以解說。第一外交人選必須其聲譽與本國能得友邦的信任。外交事項不但有關於本國，而且有關於友邦。因此辦理外交的人選，不但要能得本國的信任，而且要能得友邦的信任。不能得本國信任的人員，不宜充任外交人選，已為一般人所共知。但不能得友邦信任的人員，也不宜充任外交人選，似乎還未得到一般人的確信。我們要知道辦外交，不是辦差事，也不是辦私事，任何人均可充任，必須推選友邦所能信任的人員，始能辦得通，並能辦得好。如果隨便任用友邦所不能信任的人員去辦外交，則必引起友邦的輕視，甚至引起友邦的惡感，如何能辦外交呢？所以外交人選必須十分慎重，必須中外共信的人才始可任用。外交人選既須中外共信，則必須公開討論全國第一流外交人才充任，不宜有所偏私。一有偏私，則外交必因之而敗，作戰亦必因之而大受影響。所以各國在國際聯合作戰時，莫不慎重外交人選，以求確能增進友邦外交。這一點，在強國固不可疏忽，在弱國更不可疏忽。強國疏忽外交人選，則小之足以損失國體，大之足以使友邦變成敵國。弱國疏忽外交人選，則小之足以減少友邦的援助，大之足以增加本國的損危。弱國在戰時對於友邦的外交，本重在爭取援助。倘人選不能十分得到友邦的信任，如何能爭取援助呢？現在外國雖有人稱中國為「四強之一」，但我們要知道這只是一種鼓吹，切不可誤以為我國已經是一個強國。其實說來，中國是一個大國，要成為強國，實難有極大的可能，不過還要看今後我國自己的努力如何。外交是今後中國應該努力的一方面，只要有好人選出任外交重任，自能在戰時爭得外交的大援助，使中國漸次成爲一個強國。以上所說外交人選，除應包括普通外交官，如外交部主官，常

駐友邦使節外，其他因戰時需要，派駐友邦辦理軍事、財政、經濟、以及戰後問題之特派使節，亦均應包括在內。普通外交官的聲譽與本領，固須能得友邦的信任。特派使節的影響與本領，也須能得友邦的信任。如此然後始可刷新外交陣容，促進友邦關係，而使國際合作戰更趨於密切。否則，雖有極利於我的外交形勢，也恐難免因外交人選失當而漸次敗壞了。

第二、外交態度須力求不亢不卑，不驕不欺，以增進友邦的友誼。一個國家對於聯合作戰友邦的外交態度，應與對於普通友邦的外交態度稍有不同，也如一個人對於患難朋友的態度，應與對於普通朋友的態度稍有不同差不多。一個人對於患難朋友須保持不亢不卑，不驕不欺的態度，才能始終得其助力。一個國家對於聯合作戰友邦的外交態度，也宜大體如此，才能始終聯合作戰，並得其助力。如外交態度太亢，則易引起友邦的反感，而不願助我作戰。反之，如太卑，則又易引起友邦的輕視，而損及本國的國體。斟酌於不亢不卑之間，以與友邦周旋，始為得體。又外交態度如變化不測，則易引起友邦的疑忌，而不願盡力助我作戰。如出語及行事近於欺騙，則易使人感覺不夠做朋友，也不願盡力助我作戰了。先哲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一個人要在「蠻貊之邦」相處得很好，尚且需要「言忠信，行篤敬」，何況一個國家及其外交官要與聯合作戰友邦相處得很好，不更需要「言忠信，行篤敬」嗎？言忠信，即不欺之謂。行篤敬，即不變之謂。不變不欺，然後乃可始終與友邦並肩作戰。不過現在有些人過於相信宣傳，難免不以欺騙為宣傳。又有些人過於相信外交不能離開手腕，致外交手腕令人莫測高深。不知對於聯合作戰友邦的外交，不是普通外交，而是同生共死共患難的外交。要友邦與我同生

死共患難，自不宜有近於欺騙的宣傳，也不宜用變化莫測的手段。

(三)現代戰爭對於經濟既是一種大消耗，又是一種大破壞。無論何國，欲求在對外作戰時，經濟能自給並持久，多不可能。於是不得不有藉於國際的經濟援助，以便能長期支持戰爭，並獲得最後勝利。此在財政充裕，產業發達的國家已不能無此需要，則在財政困難產業落後的國家自更急切了。不過前種國家取得國際經濟援助較易，而後種國家則較難。因此凡財政困難，產業落後的國家，對於戰時的經濟外交問題不得不特別講求。欲講求戰時的經濟外交問題，須注意數要如下：第一須盡力保持本國與友邦間的經濟通路。本國有餘的物資，要輸出國外須藉有國際通路。本國不足之物資，要從國外輸入，亦須藉有國際通路。最主要的國際通路，是陸上通路與海上通路。至於空中通路，雖可補助運輸，但數量有限，難於供應戰事的大量需要。故欲保持本國與友邦間的經濟通路，必須注意陸上通路與海上通路的聯絡及其保衛。現在我國海上通路的聯絡與保衛，要全賴外交，陸上通路的聯絡與保衛，也一半要賴外交。因此我國欲保持國際通路，以便藉資取得大量的國際援助，自必須特別努力外交。第二、須盡力保持本國對友邦的經濟信譽。所謂經濟信譽，不僅指國際債務的確實履行，而且指國家財政的澈底公開。凡對於國際債務不能確實履行的國家，雖有損於經濟信譽，尙可以戰事為理由，向友邦要求延緩並諒解。但若財政不公開，則恐友邦疑心有中飽與浪費的情事，不願予以較大的經濟援助了。故欲保持國際的經濟信譽，必須財政公開。所謂財政公開，除預算決算必須經過民意機關決議外，尙須有適當的人才主持財政。

已獲得國內人民的信任，更何能保持國際的經濟信譽呢？以友邦所不能信任的人去與友邦交涉財政援助問題，則結果必難如期望了。就目前的國際局勢看來，我國欲從聯合戰友邦取得較大的財政援助，似不甚難，只要財政得人，交涉得人便可。因為財政與交涉一經得人，則本國對於友邦的經濟信譽即可樹立起來，何愁財政無辦法嗎！第三、須盡力注意本國與友邦間的物資交換。本國缺乏的物資，在戰時只有設法取之友邦。欲友邦供給本國所缺乏的物資，通常有以下數種辦法：（一）以現金購買，每苦為國家財力所限，不能大量購買。（二）以信用賒購，則須信用素著始可辦到。（三）無條件租借，則須本國對於敵國的力戰，足以引起友邦的同情，並足以補助友邦的作戰。（四）比較易於取得友邦物資援助的辦法，莫過於以本國特產的物資，與友邦實物交換。此種辦法，既於本國有利，又於友邦有利。只要是友邦，無論是否聯合作戰，均宜盡力進行物資交換的辦法。第四、須盡力運用友邦的人才，技術與資本，以開發本國的產業。只要大體無礙於國家的主權，對於友邦的人才，技術與資本須充分加以大規模的運用，以便本國產業能在戰時盡量開發。為求在戰時迅速開發本國產業，以應急需起見，雖中外合資共同經營工業，亦可在一定條件之下，放手去做。所謂一定條件，乃指中外合資經營的工業，一須遵守本國法律的規定，二須友邦除注意經濟利益外，沒有政治野心。

（四）國際聯合作戰時的軍事外交問題——所謂軍事外交問題，乃指以實際聯合作戰為目標的外交問題。這類外交問題，須先由政治家與外交家負責交涉，次由軍事家負責完成，故不是單純的軍事問題。為求交涉較適於實際聯合作戰起見，自須軍事家參與交涉，不過其主要責任應由政治家與外交家，即政府主腦與外交當局負之。關於此問題，有數要旨須加說明：第一、須努力與友邦協商於雙方均有利的大戰略。每個國家所欲採取的大戰，都想於自己比較有利，遂不免有意見的參差。這種大戰的意見參差，在敵國不只一個時更為顯明。例如此次大戰的共同敵人，在歐洲有一個德國，在亞洲又有一個日本。從英國看來，自然要採取先攻德國，後攻日本的大戰略。從蘇聯看來，自然要採取專攻德國的大戰略。從中國看來，自然要採取專攻日本的大戰略。從美國看來，自然要採取一面攻日，一面攻德的大戰略。我國在大戰略上，不可強求蘇聯一面攻德，一面攻日，也不可強求英國先攻日本，後攻德國；也不可強求美國只攻日本，不攻德國。但在外交上仍須本着上述方針，多多盡力；對蘇聯多方設法促進友好關係，使日本難忘北顧之憂。對英可請其於攻德的時期，酌分餘力，協攻日本；待打敗德國以後，再以其全力攻日。這樣的一種方針，是饒有可能的，只待外交的努力。第二、須切實與友邦商定聯合作戰計劃及指揮問題。關於聯合作戰計劃，應包含有戰區劃分，任務分配，軍需互助，軍隊合作，輿情聯絡等事項的具體規劃。提與友邦協商，以便雙方依實實行。凡本國所能分任的任務，所能供應的軍需，以及所能調用的軍隊，須切實說明，使友邦明瞭本國的實力。切忌粉飾，致將來實際作戰時失信於友邦。如本國的軍需不足，或軍力不足，須大膽的，並大量的向友邦提出要求，請其援助。切忌虛飾，致作戰陷於覆敗。聯合作戰計劃既經商定以後，尚須商定聯合指揮方法。如本國與友邦所担任的戰區不同，則各別指揮其軍隊，自不易發生爭議，只須商定密

聯絡的方法便可了。但在同一戰區有兩個以上的軍隊共同作戰時，則如何聯合指揮，實一易於發生爭議的問題。因為每個國家都願獨立作戰，而直接受其本國將領的指揮。例如前次世界大戰，在希臘未為聯軍統帥之前，英美法三國軍隊各有一個統帥指揮，各打各的仗，難於協同動作，何能迅速打敗敵人呢？於是不得不協商聯合指揮的問題。欲解決此問題，不外三種方式：即（一）由戰區所在國任聯合指揮，（二）由出力最多國任之，（三）由戰區所在國任最高聯合指揮，而出力最多國分任實際聯合指揮。聯合指揮確定以後，始較易於協同動作。不過多國軍隊的聯合指揮，自不如一國軍隊的統一指揮之自由，尚須隨時協商，始可增進聯合指揮的效能。第三須盡力謀求對盟軍的態度。在聯合作戰中，我軍與盟軍相處的調度，宜始終保持友好精神。如何而後始可保兩國以及兩軍的友好精神？我軍在盟國境內，則不宜稍有驕橫的神氣。盟軍在本國境內，則不宜稍有意慢的樣子。強國與弱國聯合作戰，則強國對弱國不可予取予求，同時弱國對強國也不可事事爭面子。最要緊的事，是切實了解盟軍的精神，而事事考慮之。如有大裂痕，則恐聯合作戰中途發生變化，不利於己。凡盟軍聯合作戰，如語言、風俗、企圖、以及民族精神等不同，難免時時引起誤會與責難。要減少誤會與責難，兩國政府代表與兩軍高級指揮官，宜隨時保持聯絡，並舉行會商。通令我軍切實了解盟軍的特性，亦為減少誤會與責難的必要方法。前次世界大戰時，法國不得美國的大力援助，即難得勝利，故法軍總司令告誡法軍說：

目前大局危急，美軍自能舉足輕重。本軍借同美軍作

戰之各級軍官，責任至大。本總司令茲有數事特為諸君告：一、應深悉美軍援法之重要。……本總司令深望各官長與美軍談話時，處處應表示領謝美人力力之厚，深表法人感激之情。二、與美軍官相處，態度應極端謹慎。吾人應知美大係大國國民，皆富有自尊心。故吾人與美軍官相處，……應避免說短說長。三、應與美軍官極力聯絡，引為知友。人與人之間，相處既久，情感必深，則當辦公事時，雙方友誼常能左右一切。故平時對於美方軍官之聯絡，亦應盡相當之人事。……我各級官長應與美同志力加聯絡。凡有意見，務須本於友誼態度，謹慎發言，而使對方澈底諒解，能予信任。美人素來豪爽真摯，原無不易結交之處。今後吾人仍應一本初衷，力謀兩軍合作，吾法前途，有利賴焉。（詳見潘興我之世界大戰經驗，商務有譯本）

現在與我國聯合作戰的國家是美英兩國。我國要與美英始終保持友好關係，必須了解美英援助的重要，並了解美英人的特性而善處之。美人素豪爽真摯，故能為人用錢又能為人拚命。前次世界大戰，美國所以能出兵援助英法，這次世界大戰，美國所以又能出兵，援助中英法蘇的原因之一，即由於美人素豪爽真摯。對於素性豪爽真摯的朋友，便宜用豪爽真摯的態度相處。這一點，似乎是當前我國對美軍應注意的，故引錄以上的話，以作參攷。至於英人的素性沉着切實，我國亦宜用沉着切實的態度與之相處。總之，我國對盟軍的態度，應確切認識美英援助的重要，而時時善處之，乃大有於利抗戰建國前途。

國共問題 公開報告以後

張君勳

方今國人憂心如焚，而不知前途稅駕之所者，莫過於下列各問題：

- (一) 國共問題能在戰爭期內解決否乎？
- (二) 萬一此問題不能解決，豈非國家又將陷於內戰乎？
- (三) 國內政權更迭豈非長興武力消長終不解縈乎？
- (四) 國內之民主也憲政也法治也和不建設也何日而能實現乎？

以上四點可概括於一個原則之下，即吾國之從事於政治活動者，能否裁抑其黨派觀點，而稍為國家前途着想而已。此第二次戰爭之中，在聯合國方面之各黨，達於對外一致之程度者，獨有美英蘇與荷比等國，其他如法、波、意、南、希無一不演成黨爭，因而其內政外交上發生不健全之現象。如法於巴黎陷落之後，有投降者為貝當等，有繼續抗戰者為戴高樂，如意大利，始則與軸心同盟，繼則知德之必敗，乃轉而依附英美。此種主持大政者之舉措不定，即為國家之國際地位之下降。其在南斯拉夫與希臘，其內部之黨爭，大影響於國內之治安。今年四五月，駐埃及之希臘海陸軍，忽起叛變，宣言贊助希臘自由運動，反對希王與其政府，賴其軍之力為之平亂，同時希王又任命伯羅特魯氏為首相，羅致各黨派於政府之中，而後希臘之變亂消滅。（以上詳情見民憲第六期聯合國之治國與亂國文中）以云南斯拉夫，其始之主持抗戰者為米哈羅維次氏，旋以

德勢日盛，米氏部下與德妥協，蘇俄覺察於先，英倫避之於後，於是抗戰之責，轉移於鐵托元帥之身，英俄兩國皆排米氏擁鐵氏，南王不得已從之，則南國主帥之易人，謂為外人所左右可焉。如是，一國中之各政黨，不能保持其對外一致之態度者，或為軍隊之變亂，或為外國之干涉，乃勢之無可逃避者也。

竊嘗論之，英美政黨，與南希等國政黨，對於國事之態度，所以截然不同者，曰辨之於其人民對國家信心之立不立，與國家自身基礎之立不立而已。外國發明家之有發明品者，呈明政府，載諸公報，由專利局核准，給以專利若干年之證書；而吾國福州沈紹安之漆器，除祕傳於子孫外，至今不以告外人，何也，法律保護不周，盜竊他人之發明而私自仿製習為故常故也。外國人之財產，由其政府收稅機關明白調查，鮮有隱匿之舉；其在吾國豪商大戶之名，一旦聞於鄉里與官府，則捐稅之攤派，將不堪其擾，乃以隱匿為藏身遠害之惟一善法。可知權利界限明確且有法律保障之國，人民對於公私大小之事，自舉於公開，而不必有所懷疑與猜防，只須自己努力有所貢獻，自出人頭地，而不必以他人之唾棄為慮矣。由此類心理以求之，各國政黨對於國家之態度之所以不同之故，可以瞭然矣。民主國之政黨在憲法上，在政治習慣上，有結社權利之保障，出入議會，掌握大政，所以或勝或敗者，決於選舉時之投票，視其民心之向背，其為人民者，一切有智識有職業，本其自身之意志，以定對於各黨之贊成或否，其為政黨者既有全國民與國家大法為後盾，猶之發明家之有專利保障也。反之名為政黨矣

，而其背後所憑藉者，或為軍隊，或為金錢，或為政權，或為人民之愚昧，藉威迫利誘使多數人為吾驅使，其勝者雖得意一時，其敗者未必甘心離伏，乃亦運用軍隊，籌措資金，以圖報復，甚至對外作戰之日，雖舉旗反抗，亦無所顧忌，則此類在朝黨之不容安枕可知矣。抑政黨之態度所以差異若此，亦全國之政治機構實有以致之。民主國之所以立國，曰民意之所在，即政權之所在，亦即法律之所在，伸言之，民意所向，政權從之，法律從之。惟國家既為重器，不可朝夕更張，倘每屆民意之或左，或右，而一切事從頭做起，則每次大選舉之後，即為國事大改選之日，而紛擾將無紀極矣。各國有鑒於此，遂所以縮小黨爭之範圍，於是陸海空軍，置之於黨爭之外矣，選舉後內閣所必需更迭者限於總理與部長若干人，其為公教人員之文官，在黨爭之外矣。立法為國民之大權，非他人所能代為行使，財政為國家預算上之歲入，非政黨之所壟染指，此二者亦置之於黨爭以外矣。所以如此者，將政黨干涉之事項愈加縮小，即國家本身之基礎，愈加擴大，反而言之。國家基礎之擴大，即為黨爭地盤之狹小，其為政黨者，於選舉獲勝之後，除自己立憲執政之外，絕無特殊利益可言，政權之所在，乃不成為衆矢之的，而國基亦因以鞏固矣。此則因制度之異同，而政黨運用所以又有健全不健全之別也。

吾人本以上所言，推論國共問題之所以解決，茲先舉九月十六日林參政與祖題之言如下：

「(一)我們經過七年的作戰，正規軍已增加到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人，並組織了民軍二百二十萬人，我們要求政府

先給我們五個軍十六個師番號。(二)敵後已建立了十五個抗日根據地……希望政府承認這些抗日民主政權，管理和指導這些抗日政權。(三)我們要求政府，給中共以公開合法的地位，對其他黨派也是如此。(四)希望撤銷對陝甘邊區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翌日，蔣主席出席參政會，宣布大政方針，其關於中共問題交涉條件，有如下之表示：

「(一)陝北邊區行政區域與組織，職權等問題，可以說已經照從前林彪師長所提的，完全容納。(二)關於軍警問題，中央政府已准其增編為十個師。如果因為兵額多，實有困難，就照林彪師長所提的增編為十二個師，亦可以理解的。(三)關於餉糧問題，十八集團軍依照中央政府撥給以後的部隊，其軍餉槍械，當然與國軍一律待遇，絕不歧視。(四)蔣主席尤為關心者，為統一問題。其言曰：

「我認爲政治解決的基礎，在乎擁護國家統一，尊重國家法紀。……大家都知道政治以法律為基礎，無論個人與軍隊都不能離開法律和紀綱，這是國家立國的基本。……凡是愛國的國民與為國家負責的政府，應該是任何意見都可以捐棄，任何私利都可以犧牲，而絕不可有絲毫妨礙國家統一，與破壞法紀的行動。」

吾人以爲總國目的，不離乎統一，不統一者不成國家。惟國家之統一也，全國軍隊立於統帥號令之下，不許兩種軍隊相對峙，而釀成內戰，更不必以甲軍監視乙軍，以減少國家對外作戰之力量。惟國家之統一也，外交政策出於一途，不至發生甲黨親甲國，乙黨親乙國，示外人以與政權出於兩歧之態度。惟國家之統一也，各政黨同處於國家之下，不至有一黨自命獨

居國家之上，而他黨與之對峙者，不必亦步亦趨，惟恐後人，乃令政府所以猜防之者無所不重。故統一云者自爲自然之理，無可否認者也。然統一云者，論理學上所謂共相也，處此共相下之各個體，自有其內容上種種差別，如法之爲單一國，固爲統一，即美之爲聯邦國者何嘗害其爲統一，蘇俄聯邦中之各小共和國，各有廣大之自治權，何嘗有損於蘇聯之統一，甚至英帝國中之加拿大，澳洲，南非，各有憲法者，何嘗英帝國之爲一個帝國乎？統一不統一之分，決之於有無兩種軍隊之相循於內戰，更決之於外交政策上之是否一致，倘在此對內對外兩方，有其不能成爲一體者在，則其不統一之病象顯然矣。

三、

今日之吾國其有此病象乎，其無此病象乎？如以爲無病象，則參政會中，國共兩方所爲紛紛報告者，何爲而來？吾人以爲國共之爭，非邊區之區域與職權已焉，非十八集團之師數多少已焉，非八路軍之聽軍事委員會調遣指揮命令已焉，乃全國黨政軍三方面之基本問題也。此三方面所以調整之者，曰視其是否合於民主國之常規而定其去取而已。

第一、軍。民主國家只許有國軍，不許有黨軍。國軍負國防責任，不管國中各分子所信仰之政治主義如何，同隸於統一的軍令之下，對外作戰之日，共同爲國效死。各民主國中，平日兵極少，甚至有平時不許有大將名稱，（如瑞士）其爲陸軍部長與海軍部長者由文官任之，所以表示管轄全國之軍與政者爲議會政黨，非軍人也。吾國自北伐迄於今日，當在內憂外患之中，中央軍隊，自抗戰以來，一心抵禦外侮，然因近年十八路軍之自內擴張，而中央軍隊始與之儼然對峙。在新四

軍事變中，雙方已嘗以兵戎相見，對於西北邊區，自不免有所謂備儲其標之狀，甚至日人侵入中原與湘桂以來，中央調動軍隊不能自由自在者亦此故也。今戰事已達最後階段，倘因此幾險而影響政局，豈非所得於國內者小，而所失於世界者大乎？吾人以爲政府應再明白宣佈軍隊專司國防，不事黨爭，各軍備械待遇，一視同仁，各種軍隊中可無須設置黨部，即軍委會指揮之地，亦應調用各方人員共同負責，以示無偏無黨之公心，此軍政之應調整者一也。

第二、黨。民主國家之所謂政黨，即十二中全會決議文中所宣佈之普通政黨之謂也。各政黨成立於國家之下，從未有自認爲居於國家之上者。惟國民黨爲造成民國之黨，在訓政時期負領導革命與訓練人民之責任，其地位乃較其他黨派爲特殊。全國人民之政權，由國民黨代行使之，國家大政大權，操之於國民黨。今則訓政之結束，如去年所宣佈者，爲戰後一年以內，如蔣主席此次所宣佈者，爲訓政結束之更加提早，則其爲時不過一年半載而已。政府誠於此時將國民黨所居之特殊地位及早改變，豈不證實蔣主席所謂「決沒有黨派和局部利害得失的觀念」之言，而更將國人所藉之以爲攻擊之資者奪之以去乎？此黨務之應調整者二也。

第三、政治。國民黨自認爲負有訓政責任，其他位則顯然高出於衆人之上，各民主國中人民所共享之一切權利，吾國人民不亦有焉；由選舉投票以選定國會議員，吾國未盡有焉；預算之歲出入，必經人民同意，吾國尚無有焉；一般人民之結社權利，吾國尚無絕對之自由焉；甚至文官之無關於政治，僅爲人民以公職爲進身之階，而民主國中受文官之保障，不得任意免職者，亦實上吾國又無有焉。誠認定民國之爲民國，與主權

在民之原則，逆此者去之，順此者存之，則天下人民瞭然於政府之與民更始，以必達於民主政治之正軌，奚必擁護有黨軍以事內爭，則所以統一國家之關鍵，豈不在是矣乎？此政治之應調整者三也。

結 論

中華民國之建國大業能否成功，決之於今日之國共關係而已。今日能調解也，斯內部統一，而和平建設因以如願進行，否則遷延復遷延，而卅年以來之混亂將因國共問題而復起矣。或倘有人以爲今日之難題，戰後反爲易事，吾人以爲此必無之。

萬竹樓隨筆

(三〇)

舜生

事也。試問七年之苦戰，吾國須於危亡之境如今日者，尙不能令國家達於和平建設之境，而謂敵人退出國境之後，反能假旗息鼓乎？此吾人所以謂不解決則已，欲求解決舍今日外恐無他時矣。倘今日竟不獲解決，兩軍長此對峙，尙何餘力以整理財政，平衡法幣，更何從而調集資金以整飭國防，實行五年十年十五年之工業化乎？吾人民經此七八年顛沛流離之苦，無復有安居樂業之幸福，而吾國之處於四強間，自身既不能保其治安，尙何能安定東亞，與其他三四強抗顏論事乎？此吾人所以對於今後國家盛衰存亡關鍵之國共問題，不敢自安於緘默者也。

十月十五日

『宋漁父日記』六冊，石印，墨居滬上，友人王君廷閣聞余從事蒐集近代史料，曾於長沙購以

見貽。余當時匆匆翻閱一兩冊，以其所記大抵留學日本時之瑣聞及個人私事，未及終卷。後見李劍

農先生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其紀光緒三十一年乙巳七八月間同盟會在東京成立經過一

節，錄宋日記數則以資佐證，則時間，地點，以及當時留東諸人參與該會之行動言論，均如在目前

，實具有第一等史料之資格。此書留上海不及攜出，今後恐不易得矣。又宋先生另著有『閩島問題

』一小冊，余曩於長沙定王台圖書館曾一見之。宋被刺後，曾印有紀念冊一厚本，是否將『閩島問

題』一文錄入，余亦不復記憶。此類史料蒐集頗難，而喪失甚易，殊可惜也。

實施民主憲政不患其急進，廣泛與澈底

孫寶毅

今日吾國朝野，異口同聲，無不主張中國須走上民主憲政之路。所謂民主憲政，當不指君主，獨裁，或一黨專政之憲政而言，而指主權屬於全體人民之憲政而言。大原則既一致，吾國之實施民主憲政，似無不可解決之困難問題，然而何以至今尙孑孓其來遲耶？

依余觀之，因對實施民主憲政之時間之遲早，程序之緩急，與夫範圍之廣狹，未能獲得一致之意見之故也。

有一派人主張中國政治應有所「變遷」，以收面目一新之效，故認爲目前應立即實施民主憲政。吾國人民之智識程度，雖甚低落，但彼等之愛國，並不後於智識份子，而彼等之是非標準，並不因其愚昧而不明，是故即在此戰事緊張之際，以政權交予彼等，亦不致於造成所謂「亂政」，反而可以激發彼等之責任感與政治意識，更進一步認清此次戰爭爲彼等自己之戰爭，而加緊其職時之努力。另一派人則反之，有取一仍舊貫之態度者，有取徐圖變化之態度者，有取徘徊顧慮與過分謹慎之態度者。

上述兩派人之意見之分歧，歸根言之，實由於第二派人閉目不見今日世界民主政治之潮流。

今日之民主政治，雖非此次大戰中之新發明物，如飛彈，無觀駛員飛機與人造海港之類，但與昔日之民主政治相比，名雖同而實質已變矣，是故吾人今日討論民主政治，應從其積極方面與夫其廣大目的方面着眼，不應再固於舊見，斷斷於民主政治之優點與人民自由之太多。

今日之民主政治實於進取精神，着重於如何擴大人權，以及如何發揮政府之權力，以保護國家之安全與恢復人民之生活，與昔日民主政治之注重如何保障人權與如何限制政府權力者，迥不相同。人民以廣大之權力交予政府，其故何在耶？換言之，人民對政府權力之集中而膨脹，不但不反對，且認爲現代複雜生活中所必需者，其故何在耶？曰人民之權力亦同時擴大，政府須絕對向其負責之故也。所謂負責者何？曰徵求人民之同意，獲得人民之許可，實現人民之意志，尊重人民之權利，與聽受人民之裁判是矣。邱吉爾氏曾對意大利之人民言曰：「何謂自由？可由下列簡單而扼要之測驗獲得解答：（一）人民是否有自由發表言論反對或批評彼等政府之權？（二）人民是否有推翻彼等所不贊成之政府之權？人民能否合法獲得實現彼等意志之立法方法？（三）人民之法庭能否不受行政力量之干涉？（四）此項法庭能否執行在人類心目中認爲與守禮公正兩大廣泛原則相符合之公開而穩定之法律？（五）不問貧富或私人及政府官吏是否咸獲得公平之待遇？（六）是否每一公民對其之國家應盡責任之各種權利，或能永遠維持保護並且增強？（七）是否普通自食其力維持一家生計之農工或能避免一黨控制下之密探警察組織之威脅？」邱氏之言，即不啻爲今日民主政治加以註解。今日之時代，一切務求進取與積極，政治亦然。此或乃由於戰爭之迫切所使然，然而大部份則得自過去之慘痛經驗。法國之馬奇諾防線之保守思想，實爲促成希特勒興起之原因。今日之民主政治，不但反對行政立法機關之保守思想，

手之專政，與夫「自己爲自己之事之審判者」之句說，「且進一層認爲管理而不負責者，卽是專政，卽是獨裁。」

今日之民主政治，不但包括上述之政治的民主，且擴而及於其他方面，最要者爲經濟方面。關於此，華萊士氏曾言曰：『新民主政治，卽全民的民主政治，非特包括人權宣言（卽政治的民主），而且包括經濟的民主，種族的民主，教育的民主，兩性間的民主。方今世界正在醞釀中者，卽以上各種不同形式之民主政治，必需混合爲一和諧之整體是也。』所謂政治的民主，前已言之矣，至經濟的民主，其意義則爲保障人民之最低限度之生活，提高人民之生活水準，以及力謀財富之公平分配，種族的民主，則爲給予各種不同民族及少數民族以同等之機會，教育的民主，則爲保障人民享受教育之平等權利，兩性間的民主，則爲保障婦女與男子在經濟上政治上法律上文化上社會上之絕對平等。

以上所言之各種民主，不但須混而爲一和諧之整體，且須以人之意志，使之趨向於一個總的計劃。換言之，計劃性爲今日民主政治之特點之一。昔日批評民主政治者，謂其效率低下，力量分散，不足以成大事，然由此次大政證明，民主國家若懸一目標，全力以赴，決非獨裁專政國家所能匹敵，若將此項臨時之經驗，移用於平時，則民主政治之前途，豈可限量哉！條聯在戰前已實行計劃，英美自開戰後，始採取全國統籌之各項措施。大戰停止後，英美必將保持戰時措施所產生之優良結果，並將獲得以下之經驗，卽實行全國計劃，不必將所有土地工廠及其他一切，均歸爲國有或國家管理，除富於獨佔性交通礦業水電及其他公用企業，或有關於國防者，或有關於國計民生者，或便於全國性之管理者外，一切得由私人經營，國家但

問其是否適合於國家之計劃可矣。換言之，國家實施計劃之關鍵，不在國有抑私有，不在國營抑私營，而在國家是否有一全盤統籌之政策。

今日民主政治之另一特性，則爲世界化。在同一地球上，而有民主之國家存在，則永無長久安定之望。有人或起而駁余之言曰：蘇聯豈可稱爲民主哉！然何以與民主之英美互相合作？由此可知，世界永久和平之『蹇』，不在民主與不民主，不民主之國家亦何嘗不可與民主之國家和好合作。吾人不願與人辯論蘇聯是否民主，吾人所欲言者，蘇聯過去措施着重於經濟的民主，但此項民主趨於極端，每將所有權力集中於一人或一階級之手，今後蘇聯或將返而注重於政治的民主。而今後世界之大趨勢，必將調和其美與蘇聯之制度，在兩者之間求一中庸平衡之道，若兩者不求會合，而互相水火，則世界前途，實不堪設想矣。英美蘇三國會談之宣言中曰：『世界民主國家之大家庭』必如是解釋，始顯其真意義。要之，今日世界以民主政治爲殊途同歸之目標，乃顯然可見者。美前副國務卿威爾斯氏，於其論新聞自由一文中，更進而言曰：『應規定一個國家必能以其憲法或基本大法表現已予其國民以信仰的自由，言論的自由，以及新聞的自由，而使此種自由成爲人民不可動搖之權利，否則便不許其成爲國際組織之會員』。不民主者不准其參加國際之林，雖爲威氏個人之意見，但由此可見今日民主政治之世界化爲如何矣。

總而言之，今日之民主政治，已非昔日之民主政治，其內容與實質已予以極大之擴大與補充。所擴大與補充者，不外爲人民之人權，故吾人稱之爲新人權運動，亦無不可焉。因人權已擴大，故吾人今後不必担憂政府權力之集中與膨脹。政府權

力之增強，與人民權益之擴大，若成正比，則不但無從濫用，且適足以更有效率為人民謀福利。

吾國今日政府之權力，已相當龐大矣，但吾國人民之人權之保障為何如耶？此所以中國民主憲政問題至今成為問題也。但若吾人明瞭以上所述今日民主政治之趨勢，則吾人可斷

言，吾國應立即實施民主憲政，惟恐其保守，遲緩與零碎，而不患其急進，廣泛與澈底。必如此，始合乎中山先生所提出之『迎頭趕上』口號之精神。此不獨有關於吾國本身今後之政治前途與立國根本，且有關於吾國今後在國際間之地位，故特提出以上意見，以就正於國人。

萬竹樓隨筆

（舟一）

（舟一）

（舟一）

沈翁山先生，今年七十有一，熱情洋溢，不失赤子之心，善養生，善勞動，每晨必習太極拳片一小時，歷若干年如一日，充足為青年效法。既以新刊『寥寥集』一冊見贈，勝兼新舊，純乎天籟，茲就書中各錄數首，以實吾隨筆。五律如『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歸』云：『微響不自怨，歷歷勉』。『仁二兄正月三日所寄書感賦』云：『自吾書斷，真如隔死生，岸雲隨客至，泉水在山清，懸懸忘』。『悲喜，時窮見性情，若若樹樹磨，長憶圍圍城。』此詩作於二十七年二月，是時張仲仁先生避寇居蘇州某寺中，在山泉清，起居獲適。『仲仁先生書中語也。』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因事赴壁山，將君連城遺宿正心場別墅賦贈云：『芳時連野綠，入眼成情新，路遠環山轉，春寒帶雨侵。』燈傾夙曉，慘視難難，記取丁家坳，賓附主意深。』七律如『南泉曉枕賦呈慧僧先師步寫韓詩』原韻云：『口舌論功事已微，昔人道德重知非，心隨山市雞聲動，夢逐鄆州雁影飛，』。『蜀道艱難事可哀，』。『杯弓燭影費疑猜，相逢綠葉成陰日，難得紅閨不榭才。無地安巢三匝苦，有心織錦十分灰，自由莫寫雙羅怨，千古家庭是禍胎。』自註：『雙羅羅羅羅羅羅。』七絕如『銜舍桐花』云：『馬鞍山下粉牆邊，一樹桐花紫可憐，檀蓋錦江春萬里，低回不及此門前。』『花底』云：『去年詩句帶花香，花底吟詩喜欲狂，今日對花成一懶，更無人語在花旁。』『舊歷中秋』云：『玉臂清輝近更遙，傷心難禁淚如潮，團團最恨中秋月，不覺人間有寂寥。』後兩首蓋皆二十三年後先生悼亡之作也。

現代學人的責任

——一篇想象的老赫胥黎與小赫胥黎的談話

尤里安·赫胥黎作

張中府譯

譯者引言——本文，「現代學人的責任」這題目譯者爲醒目加上的，原題只作「多瑪亨利·赫胥黎與尤里安·赫胥黎：一個想像的談話」。多瑪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即老赫胥黎（生一八二五，卒一八九五）），就是「天演論」那篇名作的作者，由於清末嚴幾道的翻譯，早已膾炙中國學人之口了。（關於他有小赫胥黎的父親榜涅德·赫胥黎的大著「多瑪亨利·赫胥黎的生活與書信」特別可讀。）小赫胥黎名尤里安（Julian）（生一八八七

），蓋一八九三所作）的五十周年，也作了一篇同類的講演（羅曼納士講演 Romanes Lecture），表示根據現代更進步的科學的新道德哲學或新人生觀，可爲前書的補充，題目是「進化的倫理」（Evolutionary Ethics。一九四三十一月倫敦牛津大學出版部出版。小本八十四頁。價英幣二先令）。

科學博士，曾作教授）就是他的長孫。達爾文，赫胥黎，何登，馮基孫，勒爾芮雷，都接繼有人，都已成爲英國的學者世家了。小赫胥黎也是一個生物學家，兼社會思想家，著作也已等身，與他祖父簡直是一樣的人物，而且大有後代勝於前代之概。他並且是這次大戰中，就我所知，表現得最好，最活躍，最積極，最有成就的學者。前年還出了他一本聲譽全世界的專門大著「進化：現代的綜合」（Evolution: The Modern Synthesis。一九四二秋初倫敦亞倫·安文書店出版。大本六四五頁。價英幣二十五先令。在美由紐約哈波書店出版，價美幣五圓）。去年六月爲紀念他祖父「天演論」那篇講演（原名「進化與倫理

赫胥黎博士的這篇對話印在他今年四月出版在英特別流行的一本新文集中間。文集名子叫作「論生活在一個革命中」（On Living in a Revolution。倫敦查託·文都書店與紐約哈波書店出版。美版中本一四加二四二頁。價美幣二圓半。英版價英幣十二先令半）。一共有十五篇文章，除了這篇雅有意趣的對話與一篇使人笑斷肚腸的「史本納博士：一種傳統的生長」等短文外，主要的還有「論生活在一個革命中」與「戰爭著的世界裏的哲學」等名文佳作。兩篇都會在一九四二在美國雜誌上發表過，一篇在「哈波雜誌」，一篇在「福氣」。篇幅都比較長。本文據原註，原爲廣播而作；大概也是在一九四二，曾登在美個另一個叫作「城與鄉」的月刊上。篇幅雖小，所觸到的問題却非常之不少。或者也可使今日中國一般學人開所未

聞，「見」所未「見」（指的見解之見）。所記爲老赫齊黎的話也都有根有據，并非完全虛造。

著者的最中心意思就是：現在正是一個徹底革命的時代，而革命要用民主方法。「民主，最一般言之，乃是一種動的體制，目的在得到極大多數個人的極大自由與好過與發展」（語見「論生活在一個革命中」一書序言）。同處又說：「這個革命是第一個，科學與自覺的設計能在其中發生作用的」。同時他承認宇宙中確有進步，而人類應當負起推進進步的完全責任。個體的發展就是人類進步的最後軍。發展了的個人是宇宙過程的最高產品。只是個人除非在有組織的社會裏不能圓滿地或自由地發展。他更認爲價值與科學，道德與科學，或人生觀與科學，應該結合，也可以結合；照科學已作的進步，價值（如善，美，真）在原則上的是絕對的與在實踐上是相對的，也可以融合。凡此大意，都可說實獲我心。

赫齊黎博士在他那篇「戰爭者的世界裏的哲學」裏對於今日在科學上有基礎的哲學，而且是今日戰時需要的哲學的性體體分，是說得清清楚楚，足快一讀。

關於著者這本新書的詳細內容以及著者的詳細履歷，我當另寫一篇文字來介紹。——一九四四、十一月。

尤里安（有些忤意）：安排這些談話的人告訴我這兒來，與我祖父，多瑪亨利，赫齊黎，交換幾句話，他是在一八九五，七十一歲之初死去的。這種談話，固然很好；可是就是大英廣播公司又怎能使一個人與幽靈界接觸？——像幽靈界的存在這類僅僅只是懸想的判斷，我祖父縱然是小心翼翼地不肯武

斷，但他對於這個固與我一樣地不相信。

我還很清楚地記得他，同一般小孩子一樣。

多瑪亨利：小尤里安，我也記得你呵。

尤里安：呀！你是什麼呀？

多瑪亨利：你的私人幻想的一個投影。

尤里安：隨便怎樣，這却是一個可用假設。您的成就，不論作爲科學家，還是作爲科學的述說者，究竟對我都已有了顯大的意義，在我小時生活與以後的生涯上曾發生了一種極有力量的影響。

多瑪亨利：好罷，我們的可用假設，總之沒有理由會阻礙我們的談話。尤里安，你才談到你的生涯。我曉得你也同我一樣，成了生物學家了。本來，在你七歲的時候，關於一個生物學的事實，你就曾改正過我，從那個時候，我就知道你有生物學家的品質了。

尤里安：我父親常常告訴過我這個。我很願我能記得起那時情形！

多瑪亨利：是的。那是在吃午飯的時候。大家談到動物裏邊父母對兒女的照顧，我曾說在魚類裏邊，找不到那個。於是你叫起來了：「爺爺，小鱈魚怎樣囉？」呵！大家都笑了！

尤里安：我打賭你是那樣子。

多瑪亨利：這個事情的妙處就是你是對的。我說的一般道理，就是說魚類不照顧小魚，原是對的。可是當然不是不德有例外。而小鱈魚就是其中的一個。

尤里安：好，這真令人喜歡，我想我那時正是在讀一本巴克歷作的講生物學的那些通俗的兒童書來。

多瑪亨利：我想你是的。……阿，那些時真是快活的時候，至少我們以為是如此。無論如何，比起你們這個混亂的時代來，那時是很快活的。

尤里安：我猶想您大概不覺着一九四二是一個很愜意的時期？這我許不以爲異！

多瑪亨利：從我所聽到的種種來說，這確乎不是一個適於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科學家來訪的時候。

尤里安：在你的那些著名的論文中您曾討論過許多論題，但我却不記得有戰爭在裏邊。

多瑪亨利：我想你是對的。我們曾經歷過種種的戰爭。可是我們却從不曾想到，就連無聊着惡想也不會懸想到，整個的世界竟會又墮落到一種交戰的野蠻狀態，我們也決不會夢想到你們所叫作全體戰爭的。

尤里安：對於今日這些政治理論又怎樣樣呢？我知道，同您那時代的大多數進步的人一樣，也是一個對於德國科學，德國文學，德國哲學的偉大讚美者。對於他們關於血與土，關於阿利安與諾地克的種族優越的現代學說，對於他們的愛國，他們的迫害思想，只因那照納粹標準是非正統的，或甚至只因它是猶太人的，您又怎樣解釋呢？

多瑪亨利：這真駭人。既知道世界總有些乖僻的人，發現有人相信那樣的胡說，我本一點也不以爲異。可是這竟能成了一個偉大民族的正式學說，而且頗像是助成它的些軍事勝利，助成它相信自己有高等命運的許多力量之一——這我卻覺得很難想像。

尤里安：那是不可想像的——可是它竟發生了。
多瑪亨利：那必已連你們的思想的基礎也搖動了。

尤里安：當然，在您的時代，甚至在我小的時候，那麼樣子像似穩定，那麼樣子充滿希望的，那個世界體系，竟崩潰了。對於這個，我們要與您紀念，已算差不多費了三十年的光景。……起初，是一九一四到一八的那場戰爭；然後，一個玩世的幻想幻滅的時期；然後，發生歷史上最輝煌的經濟崩潰；然後，法西斯發路起來了。可是現在，還有許多人依然沒有與它適應，完全見不到，自己乃正生活在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革命中的那個的正中。

多瑪亨利：那些確見到自己已正生活在一個革命中，但却並不以這事實爲樂的人。又怎樣樣呢？說得，我就是正在想要明白看見這種情勢的影響。

尤里安：是的，這種人的反應是有好幾種方式的。有少數人縱情於溫和的樂觀，并想對於一天必會發生的新世界預先加以設計。有些——這或者就是其中的大多數——則有意識地悲觀。更有多數人則想求助於像占星一類的迷信，或只是求助於僅僅的快樂主義，以求逃避一種不肖必的悲觀。這種悲觀的悲觀，我想會使您覺着是我們的時代與您的時代主要的不同點的一點。

多瑪亨利：我確是感我最大的力量時期，關於進步及同類的事情的不可免，不辭於理性的悲觀的悲觀。可是，誠然，我們時狀的一般背景是樂觀的；知識與發明與物質的富有正在增加着，而迷信與盲從都在被迫向方面。在某些限度之內，那時樂觀似乎是可以說成的。

尤里安：實際上在您的時期，您們確是很幸運。照今日我們看來，您們實佔有雙重便宜，那時，新發明與新技術，由於弄得擴張成爲不可避免的，確行使得落成了合理的；而同時傳

多瑪亨利：你的話，我不能一定說懂得。在我則我聽說，統的思想方式所供給的安穩的架子也還沒有失掉。

我們確已大部分把傳統的思维方式都破壞了——至少是神學上正統派的主張與政治思想上過時的威權派統系的主張。

尤里安：是的。可是您們依然還是生活在一個絕對真理與絕對道德的秩然有序的世界。

多瑪亨利：你真能那樣說麼？我們固相信科學精神，所以也相信真理的不斷地增加着的收穫，與錯誤的不斷的破壞。而且我們相信，道德行為的規律與自然界的規律，在只能以觀察與實驗來發見上，是類似的。可是，對於教徒們以及所有那些自稱為擁有完全的一組真理與完全的一套道德規則的人的主張，我們却斷斷地不予承認。

尤里安：縱然那樣，縱然您把威權派的真理，威權派的道德，加以攻擊，加以推翻，您在發見，所在考驗的，那種真理，那種道德，確乎依然還被視為絕對。今日我們裏邊，那些最哲學的人却常願把科學與道德，都從一種相對觀點，視為社會的器官，隨着時代的條件在改變。

多瑪亨利：一定你不會否認：道德有一種絕對性質——康德所叫作「無上命令」的罷？

尤里安：那固有被人感覺為絕對的性質。可是，照着現代心理學的一些發見，那不過叫作憤抑的那種不無粗野的心理過程的結果，這種過程，我們人在幼稚時全都經歷過。

多瑪亨利：在我接受這種乍聽好像一種可惜的程度的相對道德以前，關於你談到的這些發見，我倒願意先多知道一些。

尤里安：我想請您翻翻羅德維希乙德的著作。對於他的些

主要結論，您無疑會感着一種內心的拒絕承認，恰像在您的時代許多人對於達爾文的結論都感着一種拒絕承認一樣。可是——且那種拒絕被克服，我敢說：您就要覺着那些結論很令人心智開朗。

多瑪亨利：我希望這樣。可是我依然還看不出這些結論怎麼能把道德在人生中的有先天重要意義的地位給罷黜了。

尤里安：假使許我這樣說的話，我可以說，那是因為您除了是一個大科學家，還總是一個大道德家的緣故。可是有一個問題，直從我還是一個青年，讀您的有名的羅曼士講演，「進化與倫理」的時候起，就久想問您的，在那篇講演裏您曾說（我清清楚楚地記得那段話）：社會的道德進步并不依靠着橫枋宇宙過程，而在反擊它；所謂宇宙過程，您的意思當然主要是說的那無情的生存鬥爭。我既是一個進化論者；因此總不懂得：人自己既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怎麼竟能由打倒那個就是產生他的過程而履行他的命運。

多瑪亨利：那不是自明的麼？隨便什麼倫理理論不能否認人生的角鬥說：德行的實踐，對於在宇宙的生存鬥爭上能成功的那種類型的行為，必是反對的。

尤里安：我有點看出您的論點了。但我以為，現代生物學關於這個問題，却有些不無不同的東西要說。今天，八十年之後，我們又回頭注意到達爾文，當作我們這門科學的宗端，就是對這門科學提出了久在等候的那種統一說法的人。……

多瑪亨利：（打斷他的話）是的，是的，很對。這就是他的著作在當時的情形——一道照亮了一片黑暗而混亂的風景的光。在我第一次讀「物种由來」的時候，我曾對我自己說，「簡直笨極了，怎麼竟沒想到這個！」

尤里安：是的，我記得。而且您還有那種對於一科學家罕有的特殊便宜，就是不但經歷了一場科學的大論爭，而且在使得新理論被人承認上更靈了一個特出的份兒。可是再回到我的論點罷。在您的時候，當務之急是證明進化的事實。但現在生物學已進得超過了那個階段了，對於進化路程，與對於它的方法，都已建造起來了一幅極其圓滿而詳細的畫圖。

多瑪亨利：自然淘汰的理論，照達爾文所表示的，確乎是很一般；我承認：對於他的某些徒從的搬弄理論熱我總有一點懷疑，而且切的有一個更圓滿的具體事實的基礎。那麼，告訴我些關於新發展的情形罷。

尤里安：好，一件就是：我們現在對於進化所由以發生的遺傳與遺傳變化，那種細緻得驚人的機構，已經有了很周密的知識。但現在要把那個講完全，那就要費時太長了；我只能請您把若干講門德爾遺傳說的書包在您的讀物表裏邊。我所以爲主要對我們的討論有關的乃是生物學家們現在已得了兩個遠大的結論：一個關於生存鬥爭，另一個關於它的結果。

多瑪亨利（回想的樣子）：生存鬥爭——我的朋友丁尼孫曾經把它總括爲「自然界張牙舞爪」。

尤里安：這似乎不免過分簡化了。例如，智力似乎就曾在進化上蓋過一個與蠻力一樣重要的份兒；而且合作也與競爭貢獻一般多過。

多瑪亨利：這確乎整得越想想。

尤里安：可是這並不是我的主要論點。我們現在已把生存鬥爭兩種根本不同的形式分別出來。一種原本是整個物種反對其敵與反對自然界的些敵力的鬥爭；另一種是物種個體分子間爲了飛黃騰達的鬥爭。而這後一種類在物種裏邊的鬥爭可以無

論如何對於整個物種也無裨益或改善，在有些例子上并且能證明是實際有害的。

多瑪亨利：這似乎是一個論點，但自然界常常是詭論的，我已準備承認它。在你會意中，我的「宇宙過程」只代表這種大有用的形式的鬥爭，而作成人類進步的道德力乃代表那另一種嗎？

尤里安：粗略說來，是的。而您這進步兩個字正引到我的第二點。我以爲對於一般思想，生物學一向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證明在生物進化上確有進步這樣一種東西。

多瑪亨利：你的意思是說甚至在人以外麼？可是還有退化的事實也要打算上，而且更還有這個事實：一個阿米巴或一個虱子與一個能歌的鳥或那天賦最高的人類，對於存續的適應，乃是絲絲都一樣。

尤里安：可是進步一定不因爲不善運或者因爲不可避免就不復存在罷？您的那一代曾把進化擺在地圖上；我們這一代已把進化地圖畫出來了。而且我們的解析已經證明：進步只是進化的變化許多種類型之一。誠然，進化的結果大多數都不是進步。許多只是僅僅的變化；許多別的，縱然是前進，却只是一面的前進，命定了終極要達到一個死的歸結。可是一條細細的真正進步的線確實串在整個變化之網中。

多瑪亨利：我希望你不是在作循環論證，僅僅從一個人類立場來界說進步。究竟，人不過幾十萬物種裏邊的一種。

尤里安：不是，不是，進步是能夠照一種完全客觀的方式，生物學地來界說的，就是界說爲指示增加了的構造的和諧，增加了的對於知識與對於情感的能力，以及增加了的對於自然界的統制，增加了的對於外面變化的獨立不依。

種擬人觀裏去了，只照着你自己的影子來創造進步。

多瑪亨利：我依然還有這種感覺，就是你已經重行滑到一類立場來判斷宇宙；現代生物學家則研究進化的傾向，然後乃看出人類適應在向着進步的傾向的頂點。

尤里安：如果像喜歡這樣說也可以。不論怎樣，覺着在事物上有種標準，有種方向，完全不依附我們自己，這雖是種安逸。對着這個背景，這場可怕的戰爭，便可照較好的比例，較好的配景，來看；而我們的努力與受苦，也就顯明是一個範圍遠超過打贏仗這個眼前必要的過程的一部分。

多瑪亨利：這就是科學的禮物的一種：它把我們生活放在寬敞而鼓舞人的背景當中，縱然絕不容許我們有不用努力也可以達到什麼的那種窺見。可是最後標準這個命題不免太大了，不是現在所能討論；現在已是我該與你離別的時候了。

尤里安：不要這樣快，好不？
多瑪亨利：這有什麼相干？究竟，我僅僅是你的私人幻想。

的一個投影。這不是在開始同意的麼？

尤里安：縱然那樣，也還有許多別的，我們未嘗不可以彼此說說。

多瑪亨利：誠然，是的。就從你有時間告訴我的這一點點，也顯然可見：自從我的時代以來科學已作了好些大進步。我老了，我是來自另一個時代，可是也許我并不完全過時。

尤里安：不，他確乎不。

多瑪亨利：如果以從我的時代對你的時代傳句話的話，我願說說三件事情。第一，不要讓科學的前進懸弛下來，因為知識就是力量，而追求真理乃是對於人類的最後而永恆的命令之一種。第二，不要容許科學與道德離異；你的時代與我的時代對於道德固有些不同的見解，可是我們兩方都同意道德的正直乃是人類最後命令的又一種，而且它是與咱們自己以外的某種東西聯繫着的。最後，有自由；有些句子是我以前寫了它而自得的，其中一個就是：「一個人自由着作錯了也比鎖鏈著作對了好」。所以我對你說：堅持真理，正義，自由。這些依然是任何持久的新世界都可以建築于其上的那唯一的基礎。

萬竹樓隨筆

(卅二)

齊生

林琴南先生評，字長蘆，別署冷紅生，顧建閩縣人也。以譯西洋小說蜚聲全國，其桐城派古文家及畫家之名，似亦為其譯才所掩。最初所譯者，為小仲馬「茶花女遺事」，林不通西文，由其友王君壽昌口述，林筆受，其文格胎息史漢，而以唐人小說之風韻出之。嘗譯是書時，林新製稿，半欲寡懂，宜藉此以遺米菽，初不在博得稿費，故能以排側繚綿之筆，曲達男女善戀之態，與原作殆難軒輊。民國二十七年春，余由武漢回長沙，偶於舊書攤上以苦幣一枚，購得是書一冊，乃光緒二十七年秋玉情瑤想館之木刻精印本，毫騰完整，校對無誤，在余行篋中所藏，以此書最為別致。林自譯此書出版後，商務印書館即倚之為譯小說之台柱，前後共譯百二十餘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各書原作雖取錄互見，然國人藉此得窺見西洋社會之情況，實林先生有以啓之也。

太平洋區之中心問題

孫寶毅

太平洋學會已定於今年一月五日在美國佛吉尼亞洲之溫泉城舉行會議。中、英、美、加、澳、紐、菲、法、荷等九會員國均將參加，蘇聯是否參加，尙尙未悉。該會爲國際學術機關，其所討論者爲太平洋區之政治經濟外交各問題，其討論之結果，雖對各政府無約束力，但集太平洋區各國代表於一堂，開誠布公，各抒己見，在世界民主大潮流中，自有其意義在焉。本文本「溫故知新」之義，回溯上次該會之討論情形，或有有助於吾人瞭解太平洋問題之中心所在也。

上次太平洋學會召開於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加拿大之蒙特婁里姆勃蘭特。參加會議者，除中、英、美、澳、紐外，菲列賓流亡政府，荷人及爪哇人之流亡在外者，以及戰鬥法國，亦派有代表。又有一效忠於聯合國之泰國代表，與一韓國代表參加。至印度則首次派遺代表參加該會。會議中所討論之主要問題，爲：

(一)聯合國(特別是此等在太平洋中有重要利益之國家)能否共同的或個別的採取某種步驟，以幫助戰事之順利進行，或建立某種民族政治的與經濟的公道與幸福之狀態？

(二)何種程度及何種方法方可使從第一項所討論得來之結果，成爲聯合國戰時及戰後之實際計劃之基礎？

上述兩大問題乃互相關聯者，苟第一問題不能獲得確定之答案，則第二問題即無從解決。上次太平洋學會初開之際，即提出此兩大問題，隨後十天之辯論，大多由此啓發，而在最後之閉幕會議中，仍不失爲主要之論題。

美國代表以自治領與中國代表爲後盾，表示對英國是否真正遵守大西洋憲章，有所懷疑。英國代表則以荷蘭代表爲後盾，對美國是否保證參加戰後國際安全制度，不再如上次大戰之戰後然，遇回政治的孤立，亦表示懷疑。

美國代表深信此次大戰爲「人民戰爭」，其一切意義已包括於大西洋憲章之中，要之，爲帝國主義之結束是矣。是故，對英首相邱吉爾氏對大西洋憲章之解釋，以及在印度發生之專斷，大不不解焉。

英國代表則否認英國對大西洋憲章會有所保留，並進而提出以下之理論，苟無類似英帝國之團結世界之組織，即應由美國提供保證，必定參加國際安全機構。

美英兩方代表所爭執之問題，有人稱之爲「惡性循環」。除非美國於戰後確實參加國際安全組織，否則大西洋憲章爲一空頭支票。鑒於美國之政治制度，美國實不能事前有所決定，因之英國惟有固執其帝國機構，而對大西洋憲章理論之發展，有所躊躇不前矣。

該會經過激烈與詳盡之辯論後，遂逐漸認識此惡性循環，並非不可打破者，蓋因此項問題乃屬動的，非屬靜的。易言之，此項問題之解決，端賴於英美同時一致前進，決不可等待他國前進。如兩國互相等待，各取不爲天下先之態度，則此項問題永無解決之日。如欲美國消滅其孤立主義，惟有在戰爭期中，採取若干進步的舉措，使戰後之世界組織中，誠能毫無帝國主義之痕跡，反之，若美國於戰後，發覺此新世界一如舊世界

主權國家，是故各國某種內政，區域會議不能干涉之。關於第二點，有人提出警告，決不可聽任糾紛演成懸案。關於第三點，感同意區域會議應有軍隊，此項軍隊為世界安全機構統率下之世界軍隊之一部分，而交由地方司令指揮，地方司令須有充分權力，執行立時之警衛行動，有時可不必事先指示區域會議，但設立國際軍隊之後，並非取消各國軍隊之謂也，各國海陸空軍，雖應有所限制，但仍屬必需，因其種爭執，非區域軍隊所可解決者也。

因上述之戰後問題，涉及目前最亟需之戰爭機構改革問題。中國代表認為今日之太平洋區及亞洲之作戰機構，主要的仍為美英所把持。重要軍事方針，咸由美英設立於華府之聯合參謀部決定，中國與其他聯合國不能直接參與。聯合參謀部之計劃決定後，交由美國海陸軍將領主持其事。甚至亞洲大陸方面，蔣委員長名義上雖為總司令，但實際上則必須經由彼之美國屬僚。太平洋作戰會議，為惟一用以討論亞洲與太平洋之政治與軍事策略之機構。中國在該會議雖為一平等之會員，但該會議之性質，顧問而已。中國代表對此深感不滿，故提出立即成立聯合國行政會議之提議，該會議不但在戰時具有行政及指導之權力，且將成為戰後集體機構之核心。中國代表所提出之議案，於最後數日之會議中，曾予以詳盡之考慮，並通過一聯橫可行之決議案，注重於今日聯合國機構之繼續發展，而逐漸予以改良，使適合於戰後情形。美英兩國把持之嫌疑，應力謀去之。聯合參謀部，以聯合國全體而論，並無組織上之關係，今後如屬可能，應包括蘇聯與中國在內，且應與聯合國其他機構，互相連合，如此之後，始可使全世界週知，進行此次戰爭者，為聯合國，而非單獨英美兩國也。聯合國全體會議，應

盡其可能，早日成立，在現時戰爭情況之下，召集此項會議或需相當時日，但感認為應立即採取趨向於此項方針之步驟也。以上所述者，為上次太平洋學會開會之情形，其所討論之結果，已有若干項為美英政府所實施，故有人謂太平洋學會不失為國民外交之有力機構。

太平洋問題為世界問題之一部分，而太平洋之形勢，近一二年來亦因世界局面之大改變，而隨之有所改變矣。上次太平洋學會舉行於珠港專慶週年紀念之日，當時美國在太平洋中處於防禦攻勢之地位而已。軸心氣盛，仍不可一世。而此次太平洋學會則召開於菲列賓登陸之後。從世界整個局勢言之，則召開於莫斯科會議，德墨蘭會議，開羅會議，與夫歐洲第二戰場開闢之後。從美國內政上言之，則召開於美國大選之後，亦即孤立主義不能再起之後。

今日太平洋之新形勢如何？曰正值盟國擊潰德國之際，戰事重心逐漸移至遠東之時。曰正值日本帝國開始解體之時。曰正值美英蘇密切合作，華聯考慮參加對日戰爭之時。曰正值中國抗戰最後階段，確立四強之一之地位之時。曰正值遠東若干國家與殖民地即將獲得獨立解放之時。從另一角度視之，則曰美國勢力逐漸膨脹，成為世界最大強國之時。曰日本趨沒落途中，以後在太平洋中將永久失去強國資格之時。曰中國自生存上之最大威脅者漸潰後，從此將踏入自由的和平的發展之新生時代之時。曰英國持德艦潰後，在遠東謀恢復過去之聲威之時。曰蘇聯自將德國擊潰後，不但在歐洲為最大強國，在亞洲亦擬取得發言權，而為亞洲最大強國之時。曰法國自光復後，取得與四強平等之地位，力圖法帝國之再生之時。在此新形勢中，產生許多新問題與新關係，此次太平洋學會顯然亦應以新

眼光觀察之。自羅斯福重選總統後，美英惡性循環之一環已不復存在，但美、英、中、法、蘇聯間，對於太平洋問題，若謂意見已完全一致，則不可信之言也。亟時討論與解決之太平洋新問題如下：如何謀遠東戰事早日結束；如何處置日本，如何建設中國，如何處置由日本手中奪回之太平洋各島，如何確定非列賓、朝鮮、印度、泰國、緬甸、荷印、越南等國之前途，如何維持由戰爭所造成之加、澳、紐與英美之三角新關係以及如何建立太平洋區之安全機構。在原則上言之，其中心所在，不外三點，曰安全，合作與民主而已。關於此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氏於今年六月間離滬時曾該要言曰：

「太平洋上之長期和平，其所賴者為：（一）以有效方法永久解除日本之武裝，（二）太平洋區域內之四大主要強國，中蘇美英，彼此間以及所有頗負戰後國際秩序恢復之聯合國諸，相互間之諒解與友誼合作，（三）承認目前亞洲各屬領人民取得自治之基本權利，且須在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早日採取步驟，使此等屬領人民準備於確定而可能之期限內實行自治。」

安全，合作，民主，豈但太平洋區，稱之為今後世界之心問題，亦無不可焉。

萬竹樓隨筆

（卅三）

齊生

梁任公曾手書康南海詩集，截至光緒三十四年為止，當時似已印行，但余未見，民國三十年商務所印者，則為崔斯哲君（卓吾）所手書，末附有南海女公子同璧一跋，則南海入民國後所為之詩已多數錄入。全集凡十五卷，曰延香老屋詩集，曰汗漫訪詩集，曰萬木草堂詩集，曰明夷閣詩集，曰大庇閣詩集，曰須彌雪亭詩集，曰逍遙遊齋詩集，曰寥天室詩集，曰避島詩集，曰瀟澗詩集，曰南關堂詩集，曰鵝園詩集，曰納東海亭詩集，曰美森院詩集，曰游存廬詩集。按南海生清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卒民國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得年七十。始為維新運動之鉅子，卒為復辟黨之渠魁，戊戌以前，以趙新為舊黨所仇，入民國以後，又以篤舊為後生所謗，前後不過三十年，其個人所得之毀譽已懸殊若此。然不論專功與學術，南海要為近代史上一極有關係之人物，無可致疑。其門人東莞張伯楨君所述『南海康先生傳』，都數萬言，狀南海之學術思想及一生事蹟，最為詳盡，清史以南海與張勳合傳，為光宣朝列傳之最末一卷，即以張氏此傳為藍本。余讀南海詩集，不甚好之，蓋以其好為大言，喜標榜，與余之個性，實格格不入，且以此懷疑其一生於政治上無所成就，或與其性格亦不無關係也。

荷屬的寶庫。東印的寶庫。

導言

這年頭，寫文章，真不容易，紙張壞，印刷差，資料少，檢查嚴，一切都是障礙，就是文章寫好了，也許送寄不通，就是通過了，也許印得糊塗糊塗，使讀者眼花撩亂，頭痛討厭了，更不寫罷，朋友要責備，久久成懶惰，也不是辦法，所以我的筆極思動，筆極思停的時候，總是碰了頭皮，挺起筆桿，還是寫罷。

三十一年八月，美國的華福時代生三大雜誌聯合發行了三種附件，專對戰後太平洋問題，對於東南亞洲有成立一印度尼細亞國之倡議，國內的幾個名流對此也發表了不少寶貴的見解。我一年讀以後，覺得仍有附誌的必要，於是根據歷史語言民族宗教和英荷治美過去的治績，以及華福開發的功勳，便寫了一篇心氣和平，合乎事實的「論東南亞洲」的文章，送交其德發表，結果蒙沈先生加註家語，說此文對戰後南洋建設之裨益，甚感表到裨益，足以新我國外政教之新進，自前不使蒙沈先生加註家語，就退還與我。我無法，只得把它翻起隊，經過了日會轉刊以後，轉請審檢院已數長了，同時新亞細亞學會也要我寫文章，我就把舊作改了題自送去，結果仍舊通不過，因此我知道放寬尺度和高論自由是絕然不同的兩事，所以我現在只有兩策，等到言論開放了，或等到到了言論比較自由的地方再發表罷，但是在在遲待的時期裡，長觀觀察和夜報輿論，能無感觸，於是「一方面小心學習，一方面淺淺地翻

來寫些容易通過，不惹是非的有關南洋的經濟文章。

開頭我要說明的，我既沒有經世濟民的宏願，也不想在经济學說方面希望有甚大成就，並且我到了重慶以後，已變成一個窮光蛋，更不能談甚經濟，可是我除了前面的一個理由外，還另有一個使我不得不寫南洋經濟交章的道理。我旅居戰時的首都快滿三年了，在此這長長的時期，我在報章書刊上著實看了不少關於南洋經濟的論著，作者都係知名之士，且對南洋問題又是研究有素的人，雖然他們所用的統計數字，不無互相參差，甚或相差很遠，可是各有各的來源，各有各的根據，究竟誰是誰非，恐怕祇有在南洋主持統計的西洋人，才能明白。不過統計數字的應該一致和正確，不但在戰時三極端重要，即在平時也絕不可偶成，此次美國生產局長納爾遜遠道來華，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曉得中國的自由區內究竟還有多少人力可使，還有多少物資可用，於是他想了一個妙計，印不同的機關，發出同一的通知，要同樣的材料，等到材料已集，拿來對此，便容易比較東西的統計數字很少相同，動就深為詫異，便懷疑到中國統計不甚可靠了，南洋的人口資源貿易等統計，當她政府自設機構，專制其事，每一兩年每年分別公佈一次，且都印成專書，公開發售，日本和南洋各國都常引用，所以我在這期間所能看到的英日文書刊，對於南洋的種種統計數字，和官方公佈的相較，大致都符合，不同的地方，僅在次數月中，將單位改大，遂使尾數少了三位而已。像我們的各行其是，相違之大，才真是獨有的現象。夫統計數

字的新和真，自然寫是經濟文章者所希望的重要條件，然而新而舊，倒不如舊而真，因為舊些究竟還可以拿來做推算的根據，假使新而舊，其或舊而偽，那末便完全變成無用了。因為一隻停止的時鐘，到底比了一隻走而不準的時鐘，總有一個準的時候呀！本文所用的統計資料，以一九四〇年以前為限，其來源或出自荷印中央統計局公佈的數字，或取材於英日文書刊之轉引荷文者，這是要向讀者聲明的。

談過了統計，再簡單地說一說南洋的專名，所說專名，係指人名地名物名而言，後二者是寫經濟文章時要常常遇到的。如果作者參攷西文書籍，把專名譯音譯義，再贅上一個洋名，便可完全解決，這些譯名雖大都與華僑通用者不能相符，但因為有洋名之故，總不會使讀者墮入五里霧中，假使作者參攷日文書籍，那就不行了，日本人是一種極端愛國的蠻幹民族，就是在文化方面也有他一貫的作風，所以凡日人所寫之南洋論著，一切專名均用日文字母拼成，例不附加洋名，僅幾十年前的作品，或專名之非常怪僻贅上一二洋名而已，因此由日文拼音轉成漢名，極易錯誤，推其原因，由於讀音之歧異，二由於來源之複雜（有英文荷文法文及各種土語），三由於作者之不瞭解南洋實情，遂使讀者見了出自日文的漢名，每致無從索解，弊害之大，難以勝言。現在我舉幾個淺顯的例，以明作者對南洋專名的忽略，本年四月十日十二日，重慶大公報載有「戰後我國對南洋之貿易政策」一文，文中述及南洋重要城市時，於馬來一項內引舉新嘉坡喬治市萬鴉老三名，喬治市究不若檳榔嶼的普通，萬鴉老則在西里伯北部，安可移置馬來半島，此因作者信手拈來，遂將馬六甲遺忘了。在東方什誌四十卷第八號中，載有「戰後復興南洋華僑經濟問題」一文，於華僑經濟事

業項內，既有鳳梨園，復有波羅蜜園，「風」也許印錯，應該是「鳳」，至波羅蜜從無稱為園者，這也許粵人所稱之波羅，而波羅就是鳳梨，國人對波羅和波羅蜜的不分，歷時已久，大勢看來，已有積非勝是的氣概了。「新南洋」為我國唯一研究南洋問題的機關所主編的什誌，於該誌一卷二期中載有「馬來對外貿易」一文，在統計表中見有「亞拉加染料」一名，這是出於日文的譯音，我想作者看到此日名時，一定費了不少心思，而結果終不得其解，其實這是世界熟知的檳榔子，它的英名是 *Alcanant*，閩僑呼為老枳，其主要的用途不是染料，是以供咀嚼和藥用，華僑經營此業者甚多。關於南洋專名的錯誤，實在不勝枚舉，以上僅引數例，並非我故意挑眼，我是很誠摯的希望寫作南洋論著的人，連我自己已在內，能夠把南洋常用的專名慢慢統一起來，那末對於南洋研究前途，大有裨益，可以斷言，至本文中所用的一切專名，儘採華僑通用的，如係新譯始附洋名。

現在國家已設了專門研究南洋問題的機構，同時有若干政府機關也因一時高興，風起雲湧，成立了不少研究南洋或華僑問題的組織，更有名義上是官民合辦而實際為少數人操持的南洋團體，所以到了今日，中國對南洋的發生興趣，不但沒有比日本落後，甚至迎頭趕上了。可是這些機構和團體，對國家的貢獻何如，對民族的效用安在，這也許因為歷史尚淺，正在埋頭研究之中，所可惜的，一個好好的研究機關，任憑一二人之意志，把它當做一種禮物，送來送去，總是送給圈子裏的人，這種令人不可思議的怪現象，真是世界上任何開明國家所罕有的舉動。像這一類機構，除了供養一羣有關係的人和養一羣逃避兵役的工友外，要希望它對國家民族產生一種有益的作用

，恐如海底捞日混。有人拿「擠」和「亂」來形容重慶的一切，這倒不是過火的話，現在研究南洋的機構之多，可以算得擠了，言餘之雜，可以算得亂了，但是擠和亂並不是壞現象，只要擠而整齊，亂而能統一，是不不要緊的，你看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進步，豈不是都由擠和亂產生出來的嗎？新加坡馬尼刺吧城河內曼谷仰光米膏不擠，米膏不亂，可是因為擠能整，亂有緒，所以人處其中倒並不感覺過分的難過，最怕的是擠來擠去成一團糟，亂奔亂跳亂得無頭緒，那就完了，就不可救藥了。現在我很誠懇地希望我們的政府不要像月亮一樣，月雖是相當的光明，但黑頭一望，總不免意識到好像被一條直徑不滿一尺的圓所圍住，所以氣魄不大，力量有限，並且把一羣癩爛黑漆的星，排斥在外面，這真是危險萬分的現象。假使我們的政府，能夠由月亮化成宇宙，包羅萬象。那末不但研究南洋問題可以獲得溫暖和光明，就是政府其他的一切一切，也可大放異彩，我滿腔熱誠，馨香祝禱其成功，俾我們在戰後跑到海外的時候，不致為強國的人民，這樣，猗歎盛哉，豈不光榮！

荷蘭是世界上小國之一，也是世界上富國之一，他的面積祇三萬四千平方公里，人口不過八百六十四萬（一九三七年），所以造成它小國大富的主因，一言蔽之，是能統治東印度的緣故。我們根據戰前官方公佈的種種統計來推算，知道世界上消費的橡膠三分之一，錫五分之一，石油九分之一，都是荷蘭供給的，而金雞納的獨霸天下，更人無不知，此外蔗糖，椰子，棕油，咖啡，茶，木棉，菸草，薯粉（碩莪），胡椒，龍舌蘭等在世界市場上也均佔重要地位，自一八八〇至一九三〇之五十年間，從荷印輸往別國的土產累計之達一百四十萬萬盾（戰前每盾約各國幣二元餘），在此同時的出超額達五十五

萬萬盾，這就是荷印七千萬人民汗血換得的結果，而獲利最豐者當然是荷蘭人。還有各國投資於荷印者，在戰前已超過四十萬萬盾，其中屬荷蘭者在三十萬萬盾以上，以年利八厘計之，荷人於此方面之收益年逾二萬萬四千萬盾，小國大富之基，莫定於斯。然荷人之取得這個寶庫，也費了莫大的精神和力量，其始與葡萄牙人爭，繼與英吉利人鬥，而與土侯的混戰更為悠久，此種由血肉和彈藥交織而成的歷史，自有專書記載，在此不必細說，我現在僅就經濟觀點，來作一概括的敘述。一五九五年四月二日，蒙脫曼率船四艘，離荷蘭東駛，次年六月二日到了爪哇西端的蘇丹，此為荷人履爪之始，一六〇二年，日光遠大的荷人，把經營南洋貿易的許多小公司聯合起來，集資六百六十萬盾，創設了操縱南洋商務約二世紀的東印度公司，並且荷王允許它可專代表荷蘭與土侯締約開疆拓土的特權。所以到一七九八年公司宣告破產的時候，荷人在荷印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已根深蒂固了。一六一九年公司的首腦也就是爪哇首任總督高恩佔了 *batavia*，為紀念起見，遂用荷蘭民族的名稱 *batavia* 者改稱其地，此即我僑俗呼之八打威，簡呼為吧城者，此名自一六二一年八月起沿用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人恆復舊名止，歷時三百二十年，可算長久了。十七世紀之際，荷人統治爪哇的土地僅百分之十六，到十八世紀擴為百分之四十三，到十九世紀始一躍而達百分之九十三，具見其統治的成功，然荷人之能一帆風順，實由於一八二四年泰在倫敦締結的英荷條約，經此而後，英人在蘇門答臘荷人在馬來半島的勢力互相撤退了，換言之，英荷兩國在馬來細亞的政治經濟，劃分得清清楚楚，各遂其願了，然就整個東印度來說，荷人的治權遍佈每一角落，但其直接統治的區域，不過佔總面積一百九十萬

平方公里的百分之三十，其餘百分之七十是由三百個土侯與荷王締約矢忠上國負責分治的，故在戰前，日人利用此點，交獻土侯密謀聯絡，現在這個荷蘭的寶庫已被日本搶去了，日人自然未其一貫政策，扶植土人，所以在去年土人參政之風已普遍實施，近更策劃有使東印度完全獨立的企圖，我想這個毒計到了太平洋決戰的階段，一定會實現的，根據這一論斷，荷人於戰後恢復荷印的治權比了英人恢復馬來亞的治權要困難十倍，殆無疑問，在治權未復之前，要想復興經濟，像荷蘭這樣的小國，當然感到吃力，因此我在來一個勸議，貢獻給純樸儉信的華僑，過去美國依存南洋的物資，尤其是依存荷印的物資是非常迫切的，據一九三九年官方的統計，是年由荷印輸入美國的土產計值一萬萬四千五百萬盾，由美輸入荷印者僅六千七百七十四萬六千盾，相形之下，美國是蝕本生意，一望而知。同時美國在荷印的投資也不過一萬萬六千三百〇三萬五千盾（一九三一年末荷印農商工務部發表的數目），是以戰後，美國將大量投資於荷印，顯係自然趨勢，華僑苟能應事會之乘，運用本身的力量，以國民外交的姿態出現，和美人聯絡，共向荷印政府建議，締結一荷美華土（人）四面俱到的協定，讓荷人專致

萬竹樓隨筆

（卅五）

力於政權初遷元和舊業的重振，同時得荷印政府之保證，讓美華專盡力於荷印經濟之復興和開發，我想我們能出之以純經濟觀念的態度，荷印政府是不會完全拒絕的。這個問題在我們的政府看來，自然不足道，因此政府既不會注意，就是出使外國參加任何經濟會議的代表也不會提出，所以只有希望華僑自己去解決。南洋戰事發生後，僑賢紛散，有些也回到母國的懷抱，有些在印度經商，有些在澳洲靜待，有些在美國做寓公，爲什麼不要聯合起來，作未雨綢繆之計，先來從長討論一下呢？我想這些飛越高山橫渡大洋的旅費是值得的。它將來對母國對華僑對南洋的功績，決不在出使代表之下，不過這種聯合的工作，還是希望我們的政府去發動，才易收效。再退一步想，假使聯美不成，華僑不妨單獨進行，去和留澳的荷印政府協商經濟合作，也不一定沒有希望。倘坐失時機，仍如過去的坐井窺天，各自爲謀，則南洋華僑的經濟地位不但不能發展，而且萎頓情形也會有光臨的一日，到那個時候，真是亡羊補牢，悔之莫及了。這一個淺陋的見解，不但適於荷印，抑且適於南洋各屬，願此提出，促我僑覺，使政府注意。

三三年雙十節前一日

舜生

禩齋告余：往年成都育嬰堂曾懸一聯，文曰：『誰甘捨去蒼丁，困苦顛連，可憐他爺娘束手。』我頗後來君子，饑寒痛癢，當自己兒女關心。『藹然仁人之言，聞出溫江陳君手筆，現在成都之慈惠堂，即育嬰堂舊址，該聯至今猶在云。』

長沙王船山先生祠堂，在曾文正公祠堂之側，余亦記其一聯云：『櫛吳西臺，當年航海曾臣，知己猶餘魯相國。』『鷓鴣南嶽，今後名山遜作，同聲惟許顧亭林。』民國初年，曾文正祠已改爲烈士祠，抗戰中長沙燬於火，不知船山祠今尚存否？（第十期記范君所述趙藩一聯，『能公心則反側自安』云云，公心係攻心之誤，特此更正。）

組織國際機構的理由

宗實譯

歐洲大陸從納粹手中解放出來以前，緊切需要尋出一個政治上一致行動的方針。歐洲各國間和國內的分裂，實使希特勒於一九三九年征服他們時，得到大大的方便。有許多分裂，現在仍舊存在着，並且由於戰爭和內閣的慘痛經驗，更是惡毒和激烈了。如果聯合國幸苦得來的軍事勝利產生結果的話，對於我們如何好好利用勝利這件事，應該在事前得到一種諒解。軍事同盟呢？還是建立世界機構？

最麻煩的，在戰事快到最後階段的今日，對這問題有兩種根本不同的意見，有一派認在戰爭的緊張情緒鬆懈以前，除非成立一個國際機構，不然，不但歐洲大陸，就是其他大陸，也不會有安定的日子。美國前副國務卿威爾斯氏，對於這種意見分歧的危機，看得很清楚。他雖然似乎過分樂觀，以為在戰後美國不合重返孤立主義，但他很準確的指出，我們今日的問題並不是在孤立和國際合作之間予以選擇，而是在，『真正的世界機構』和『無限制的擴張軍備，必然隨之而來的全平的帝國主義的軍事同盟』之間予以選擇。更使人擔憂的是這個選擇似乎早已由一種議論遮蔽了美國和其他強國的人民的聽聞了，他們認為軍事同盟是國際合作的方式之一，並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只有這種同盟可以保障安全，至少在強國方面是如此。誠然，國際機構而沒有強國間的彼此同意是不能存在的。但是國際機構能否從強國的軍事同盟中產生出來呢？（七月九日公佈的國際組織建議案中，規定設立安全理事會與軍事參謀委員會，邱吉爾認為是『在國際掩護之下的一個武裝的大同盟』，這

句話的意義如何，實在值得我們深思。譯者附識）我們能否希望有新的東西產生？

四強同盟的趨勢，又由著名歷史家卡爾皮克（Carl Bickel）的警告，予以意外的鼓勵。他說，在戰爭的緊張狀態下不能希望有根本上的變革，許多人所企求的『新世界』亦不會十分的新。這種警告適與目光燦爛的理想主義者相反，因為理想主義者以為當我們接近戰後的世界，可以引用懷特曼一句話：『我們把所有的過去離棄在後面』。有許多東西仍舊多少保持其原狀，這是千真萬確的事，例如人類生活中的許多寶貴的東西，很少人希望有些改變。但是因之而認為人類的關係，或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很少甚而根本不會有極大的改變，我則認為這近於接受失敗主義者的態度，並且忽視了我們大家所熟悉的事實。

在我們一生中，我們親眼看見許多重大的改變，例如俄國的革命，英美的改良。所以我們相信將來也會有新東西出現。如果各國的內部可以變化，何以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阻止其有變化？當然，我們有意阻止它，另當別論。就是在戰爭的時期中，也沒有證明這是對的，因為欲整頓軸心國起見，聯合國已經發展有效的合作方法，如果這種方法轉而應用於和平時期，確是能大大改變我們的國際生活。我們亦不能忘記以下的事實，即使強國認為許多事物多少可以保持不變，但其他國家的人民不會採取這種無為的態度，例如德國和日本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強暴的改造這個世界，又例如全世界的人民希望改變他們

的現狀。改變之中是否會有進步，這是一個無休止的存學論題，而且在每一個時代中，都有許多人誠懇的相信，在所有的變革中，都不免帶些危險和不能成功的可能性。強國應該負起責任。

一方面認為，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國與國間的關係，很少希望有改善的可能，一方面又認為所有國家不能永久和其他國家不發生關係，欲解決這個難題，最容易的方法自然是四強或是歐洲的三強同盟。這種理論很容易打動強國的人心，因為他們都認識清楚，他們的國家不但當戰爭之衝，並且當戰後建設之衝。這種理論的背後，又有一個充足的理由，就是英美蘇不像德日，他們很仁愛的運用他們的權力，所以大家都可以得到好處。這種理論不幸略帶些歷史上所有獨裁者的口氣：『我想知道如何替你們謀福利。』在民主的社會中，不但不反對有一個有效率率的行政當局，並且為現代的複雜生活所需要，什麼問題，只是因為它是對人民負責的。如果沒有一個由所有大

萬竹樓隨筆

(卅六)

舜生

小國家派遣代表參加的國際組織，請問四強或三強向誰負責呢？他們既然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工業，和軍事的力量，如果有不負責或有害的行動，請問由誰來阻止他們呢？他們本國人民的公共輿論，或許可以阻止他們，但是我們大家都知道，強國的任何行動，變為強國國家安全的必要舉動是如何的容易。

對國際機構沒有責任之可言，強國又如何運用他的武力呢？是否幫助小國促進他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呢？還是維持多少不改變的一九三九年的歐洲現狀，有如一八一五年的神聖同盟呢？退一步說，即使英美蘇對於解放前後的歐洲問題，謀得諒解，從希特勒刺刀底下掙扎出來的歐洲人民，是否願意接受三強的命令呢？任何人如果認為歐洲人民會如此，那是完全忽視了歐洲人民今日的意向。

因為如此，所以我們急需把聯合國對歐洲的目標則明化。(原文見外交政策報告，著者 VERA MICHELLES DEAN)

景陶告余：國民參政會第三屆參政員嚴君立三，楚產也。原名重，以嚴重兩字聯稱不便，遂以字行。民初，畢業保定軍官學校。曾立講社，與同志共為深遠之思，事卓越之行。黃浦軍校立，佐校長蔣先生負訓練責，學生多敬懼之。北伐，任師長。寧漢交關，不自安，以軍交陳辭修，自引去。民十八，任湖北省政府廳長，不得行其志，走廬山，耕田。抗戰軍興，政府頗留意其出主湖北言政，堅辭，卒以辭修任主席，而任職以廳長，旋代主席。三十一年解任，被選為參政員。立三與石瑛張難先，號稱鄂中三怪，然其人率能取予不苟，守正不阿，目為怪，實由世俗之少所見也。歷辛時年五十三，石卒年六十一，張壽已七十有二，猶健步如壯年，現亦任參政員，著作不懈。著者有『湖北革命知之錄』，嚴著有『禮記大學篇攷釋』，石死後，胡忠民復重其講演稿為『石齋青宮論』。

第二戰場開闢日的倫敦情緒

拉 斯 基 著
超 然 譯

昨天在倫敦的人沒有一個會忘記那些新聞的印象。在街上的人們，走路步伐，好像都帶着一種新彈力。他們的眼睛裏都有一種光彩，這光彩幾乎四年以來從未照耀過。法國人、波蘭人、捷克人、俄國人、挪威人、比利時人、甚至不易衝動的荷蘭人身上，都可以看出一種新的發光。解放正在開始了。自由的理想不再是討論中說來說去的空洞概念，而是一件使我們每個人的生活都要變成不同較和快樂的事實。我們已經等待這很久了，到了今日，我們能夠希望並沒有白等。無論那一個聽過昨天邱吉爾在下院中報告的人，都會感覺到新時代已經誕生了。他並不是過度興奮。我們寧可說他是極懂小心的，使我們知道這現正從了的巨大戰鬥是僅僅一個程序中的初步階段，等這程序終了後，千萬人的美夢方能成為事實。

要讓院保持安靜，很不容易。要公共汽車中和地下車中的乘客們不彼此交談，則更不容易。只要有一個叫賣報紙的人出現，就會有一大羣人聚集他的周圍。這是幾年來購報人不能排成行列的第一次，他們只怕得到有新消息報紙的機會錯過了。我想我當時有兩大主要情緒：（一）安慰（二）驕傲；安慰的是這在英國已經有了數百年歷史的傳統，到底能夠得到他的證明。驕傲的是如此巨大的一個組織的功業到底有了勝利結束的切實希望。

昨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這種巨大戰鬥的開始。已經使聯合國成爲一種比雜湊的人民更富有的東西。我們希望，他們已經熔成一個統一體，一個共和國，已經達到了能以一個單體的

面目與敵人相周旋的地位。我覺得我們若說昨天在倫敦的十二種國民，是一種人民，也並不是誇張過甚，他們並不知彼此間有何不同，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希望，就是納粹的脊柱快被擊斷了。久已停止做夢的人，又開始做夢了。

一個法國人邀我到巴黎去過聖誕節；一個荷蘭教授問我願不願意明年到里登大學去講學，一個捷克人說，他自從一九三八年以來就沒有見到他的家庭，但是他知道他的家庭在此同時固刻必定同他發生同樣感想。我想，的確，昨天的十二時中，是沒有猶大人，也沒有希臘人；沒有奴隸與自由人之分。所有在倫敦的人，都是大集團中的一部分，大家的心，都關切着法國沿岸沙灘上登陸的盟軍。

我們聽到轟炸機漫長而震動的隆隆聲音而驕傲。四年前的現在，我們不是在等着被侵略嗎？而現在是爲解放文化而前進了。我們是在歐洲土地上追擊納粹軍隊。千萬艘的船隻，載着我們的戰士到那個戰場去，雖然千萬人因之死亡，但同時給予我們後代以生命的自由。地下火車裏有一個人對我說，他簡直不敢想像一個沒有卍字（或萬字）旗飄揚的歐洲，而當他提到他是多麼自傲，他的兒子是在第一批傘兵中，他的眼淚忍不住充滿在眼眶裏。

我在牛津街上，看見美國兵同英國兵握手；而很顯然的，他們彼此從前並未相識。我看見國會裏的議員感動得話說不出來，我發覺同我說話的每個人身上都有一種被抑制住的興奮的空氣。

我以為我們不應該低估我們獲得勝利所應付的代價。我們知道牆角裏老鼠的狂怒。我們認清這些抓住德國人民在掌握中而施行暴政於三分之二的歐洲的惡人，如果他們要保全生命，會一切事情都做出來的。我們昨天在一起談論的很多人，懂得納粹投降的時候，我們會遭遇到很多的大問題，並且隱約窺見這大聯盟相互間的關係在造成勝利之中比在勝利獲得之後相處較為容易。

那些對邱吉爾先生和羅斯福總統的意向懷著疑慮與恐懼的人們，至少在今天會發覺，我們的擔憂是消失了。我們之中沒

有一個人以保守黨領袖的眼光看待邱吉爾先生，縱使明天可能被迫作如此想。我們認他是一個偉大的英國人，雖然他有著同喜馬拉耶山一樣高的過錯，但他從未絕望，他總是給我們鼓勵，他不斷的加強我們的決心。我們認羅斯福是一個偉大慷慨的同盟。也許，明天，我們會請求他對於使他成為傑費遜與林肯的同僚的新政的輪廓，下一定義。

最後，我們也沒有遺忘，在克瑞姆林宮中的人們（指蘇聯當局）到底可以看出我們的諾言是與我們的公債一樣的可靠。我們是走向自由大道上，並且永遠不會向後轉。

萬竹樓隨筆

(卅七)

舜生

文人相輕，自古已然，雖領學通人，亦往往難免。章太炎先生一代大師，文宗漢魏，持論能言人所不能言，其精到處更每發人所未發。嚴又陵林琴南兩先生，均雅擅古文，並各以譯述自顯於當世。顧太炎於嚴林之文，乃深致不滿，其言曰：

「……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與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瀾，精采雜汗，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蔽塵，笑若齟齬，行若曲眉，自以為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司馬避班固之言，』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

嚴先生持論矜憤，不關於太炎有所詆毀，林則反唇相稽，於太炎亦抨擊不遺餘力，其言曰：

「……庸妄鉅子，剽竊漢人餘唾，以捧捧為能，以詆釘為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墨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勿講，侈言於衆：『吾漢代之文也！』僉人入城，購摺神殘敵之冠服，襲之以擬其鄉里，人即以摺神目之，吾不敢信也。……」

自吾人視之，太炎既非庸妄鉅子，畏慮實亦未可下儕於蒲松齡，嚴又陵功在介紹一時代之西洋思想於中國，初非以文字與人爭短長，凡章林之所云云，以批評之旨趣衡之，固均非持平之論也。

盟國歐洲遠征軍英國地面部隊總司令蒙哥馬利將軍

拔百譯

諾曼第登陸以前，蒙哥馬利將軍每天忙於檢閱軍隊。他跳在吉普車上，向四周圍着的英國軍隊說：『我到這裏來是看看你們，藉此機會，我可以認識你們，你們也可以認識我。但是我沒有什麼可看的，（官兵們大笑起來），而你們是多麼少年英俊呀！』他接着說，軍隊中最要緊的事，是官兵互相信任。他很少說到德國兵，他認為德國兵雖然很好，但不能自己思想，只能服從命令罷了。他說，第二戰場早已開闢，盟國飛機轟炸德國，就是第二戰場的先奏。他給予他的軍隊一種信任，『除非我有打勝仗的把握，不然，我決不會驅使我的軍隊出戰。我們將給予敵人一個重大的打擊，使他們從此不能起來。』官兵們歡呼：『鋼鐵！鋼鐵！』他跳下吉普車，又向別處檢閱去了。

蒙哥馬利與僕從的與他的軍隊講話。英倫三島上每一個戰士，他差不多都已見過面。他用這種見面和講話的方法，掌握他的軍隊。

關於他有許多近於傳奇式的軼聞。一九四二年八月三日那一天，他趕到開羅，就任第八軍軍長之職，以前的軍長都是知名之士，如魏菲爾，威爾遜，肯寧漢，李查和奧欽勒克，但他則被認為第二流人物。第八軍軍長之職，本由高特將軍擔任，不幸在路上因飛機失事死了，所以才由他代替。第八軍官兵們根本不熟悉他，但他在過去早已熟悉第八軍的戰績了。當時，軍火雖源源運到，但第八軍已經失去了自信。不但不相信自己，且不相信他的將領們。而隆美爾又正在準備攻勢。

蒙哥馬利走進他的司令部，對軍官們說：『你們正在做什麼事啊？』一位軍官說：『正在準備撤退的計劃。』蒙氏說：『趕快撕掉它。』他又看見另一位軍官正在準備軍隊撤退到開羅以東的運輸計劃，他對這位軍官說：『你根本無法運輸，因為我將傾其所有，用以進攻。』嗣後，蒙氏出巡檢閱他的部隊，他看見有些兵士在前線的後方挖掘戰壕，他對他們說：『不要再挖了，德國兵不會跑得這樣遠。』

不到幾天，這些軼事傳遍第八軍，士氣頓時由萎靡不振轉而為旺盛。蒙氏召集軍官講話，召集的地點，離前線很近，德國兵很可能聽到講話的聲音。所以開來幾個砲彈。蒙氏說：『很好，讓他們知道我們究竟是那一種人。』

他對軍官們說：『敵人將開始進攻，如果在一星期以內發動，對付或許十分困難，在兩星期以內發動，那末並不十分惡劣，假使等到下月發動，那真好極，好極！』

隆美爾果然在兩星期後發動攻勢，英軍的防線支持住了，七星期後，蒙哥馬利開始艾爾阿拉克的攻勢。他對他的部下說：『正在開始的戰役，將是歷史上的一個決戰。且將是整個戰局的轉捩點。』但他並不十分擔心這次戰役，在英國大砲開始射擊之前的一小時，他在軍中睡着了。他思索片刻，讀一段聖經，就沉入甜蜜的睡鄉。

近代典型的總司令，每喜歡把他自己當作大公司的總經理，高高在上的坐在這龐大的行政機構的上面。但蒙哥馬利則認為他的職務好像是一個足球隊的訓練員。他一樣的作風，更儼

歷史上的大將，如亞力山大，漢尼拔和蓋撒。

作戰時，他每天總要出巡，時常停陣和士兵談話：「你好嗎？你有沒有接到家信？你有沒有香煙抽？你有什么不滿意和不平的事情？」

他關心他的部隊的給養。有一次，他看見一批改造的皮鞋，他就對軍官說：「我不願意我的部隊穿舊鞋子，請你退還運輸當局。我的部隊必須穿新鞋子。明天就辦好。」

蒙氏對待他的部隊，當作智識份子看，使他們知道他們的任務和作戰計劃的是否適當。在北非作戰時，他時常站在部隊中間，在沙地上解釋他的進攻計劃。

蒙氏的目的，不但在討好他的部隊，例如供給他們充足的香煙，亦不但在諂媚他們，例如解釋作戰的策略，而是在使他們信任他，對勝利深信不疑。他從不使他們忘記，他們的任務是在戰勝敵人。進攻馬里斯線時，他召集所有非戰鬥員講話，「明天我們要出擊了，但你們不能和我們一齊去。我只需要能打擊敵人的人。我們不需要食品，不需要音響，不需要照相，所以你們不必去。」這批人聽了有些生氣，其中有幾個要求上前線，蒙氏說：「是呀，如果你們想去殺死德國兵和我們一樣」，這批人歡呼起來，蒙氏然後說：「你們做廚子的，先殺死德國兵，然後煮飯。你們音樂隊員，先殺死德國兵，然後奏樂。你們照相的，先殺死德國兵，再照相。你們理髮的，只要殺死德國兵就是了，因為德國兵並不需要理髮。」

他時常說：「我必須要有時間去思索。」當他早晨醒來，必先思索片刻，然後起床。晚上十時，亦必先想着思索片刻，然後入睡。

他在北非的司令部是三輛卡車，一輛工作，一輛睡眠，一

輛放地圖（譯者按：哪一輛車裏，惟一的裝飾品，是一張隆美爾的相片。當他躺着，他會看着隆美爾，而自己發問道：「我的對手的腦中想些什麼呢？」他起初很尊敬隆美爾，但後來他覺得他能預料隆美爾的下一次的動作，並且十分準確。（諾曼第登陸後，他的對手又是隆美爾，不幸隆美爾現在已作古人了。譯者註）

自他就任第八軍軍長後，他從未在一張文件上簽過一個字，所以將來的歷史家，很難找到他的手跡。他說：「如果我欲某人去做某件事，我必須當面告訴他。」他的部下必須對他口頭報告，他亦口頭回答他們。起草書面計劃和簽字，則是他們的事。

每次作戰時，先由蒙氏思索他的大計劃，然後由他解釋給他的部下，再由他的部下計劃實施步驟。蒙氏的參謀長為高因甘特，就是他剛到開羅時叫他撕掉撤退計劃的那一位。他的行政處長為格蘭漢姆。他們都是沒沒無聞，而他則顯赫一時。

他認為一個好將領應該永不失敗。因為一次打敗了，不但仗打敗而已，就是他的部下也必對他失去信仰，而不相信他下次大會再打勝仗。因此之故，所以他除非有勝利的把握，決不輕易妄動。如果他的部下告訴他，沒有力量把這個計劃實施，他就改變這個計劃以適應情況。但一旦發動戰爭，他就勇敢執行，貫徹到底，即使在最緊張的關頭，他也從不讓他的部下見到他的疑感或恐懼。（打仗是一種藝術，除科學和技術以外，還有許多不可捉摸的變化，做指揮官，就應該注意以下三件事：計劃的周密，理由的充足，和想像的豐富。而最要緊的，是把他的必勝的信念，傳給部下。譯者附識）。

他信任他的部下，如果做錯了事，他要求他們立即加以解

釋，如果仍認為不滿意，則老實不客氣的撤職。在戰場上時常發生這類事情，所以成了新聞記者開玩笑的資料。例如在意大利，有一位新聞記者問一位剛從前線回來的記者，前方的戰事如何。這位記者答道：『一切按照計劃順利進行。攻擊開始於七點鐘，在十點鐘蒙哥馬利撤職了這位團長。』蒙氏對這類不快的事，從不猶疑，他很簡單的對這位團長說：『你很好，但不夠好。』下一天早晨就有一架飛機把這位團長送回英國了。

蒙哥馬利和邱吉爾的關係，亦成爲傳說的一部分。蒙氏可以說是最獨立於邱吉爾的一位將領。我們大家知道，邱吉爾本身是一個軍事專家，所以許多英國將領覺得很難不接受邱氏的意見。但蒙氏不容忍任何人對他有干涉。如果邱氏欲想顧問技術上的軍事問題，他時常發覺，蒙氏所給予他的事實，往往指引他得到與蒙氏相同的結論而已。

蒙氏是惟一的英國將領，不應邱吉爾的召請。一九四三年一月，邱氏召請蒙氏赴卡薩布蘭卡開會，蒙氏回答道，他忙於作戰，不能出席，（這好像史大林回答羅斯福和邱吉爾的態度一樣，譯者註），所以希望還是邱氏自己來笑里波利，結果邱

氏真的去了。蒙氏又是惟一的英國將領，遣送邱吉爾上床睡覺。邱氏剛坐下來預備促談作長夜談話，蒙氏宣告已到睡眠時間，就此離去了。但邱氏仍舊稱讚蒙氏：『啟時，不屈不撓，勝時，不可阻擋。』（邱吉爾往往在午夜還不想睡，並且打電話給政治上和陸海軍當局的首腦，『如果你并不方便，我想和你談談』，可是首相要談話，怎末會不方便嗎？所以有一位議員曾對人說：『英國的憲法中是否可以有一條讓首相到了一個一定的時間睡覺的法律？』（譯者附註）。

除戰事以外，蒙哥馬利從未想到其他。就任第八軍軍長不久，有一天，他突然哲學氣味濃厚起來。他說到軍事光榮的易於消逝，他說到將軍失敗後的淒慘，以及人民的易於忘記他的功勳。坐在旁邊的另一位將軍說：『看事情不要這樣暗淡，你的前途是無限的。』蒙氏回答道：『噢！我並不說自己，而是替隆美爾設想呀！』（隆美爾的遭遇，好像蒙氏已經預先見到了。蒙氏現任盟國歐洲遠征軍英國地面部隊總司令，正在攻破齊格非防線，要到德國境內去打獵。本文摘譯自生活雜誌五月十五日原著者狄克譯者附識。）

十一月十一日晚飲沫若先生家既逾二十日桑竹與下神仙口

望見南山忽憶其事得句因成一律十二月二日記

衡山

經年不放酒盃寬，霧壓江城夜正寒，有客喜從天上至，感時驚向域中看。新陽共舉

葡萄酸，觸角長與鬚髮短，痛哭狂歡俱未足，河山難還試憑欄。

（新編法若神女故事）

中國銀行

政府特許之國際匯兌銀行
分支行遍設於國內外各地

收受定期活期存款及各種儲蓄存款

辦理國內外匯兌及其他一切銀行業務

發行 節約建國儲蓄券

創辦公益儲蓄券

創辦人壽保險儲蓄

竭誠為社會服務
盡力謀儲蓄便利

四川銀行

通匯 重慶 成都 西安 蘭州 洛陽 寶雞 平涼
分行 支行 代理處

營業 存款 匯兌 現貼 儲蓄 零存 活期 定期

地址：重慶
電話：二一四一
電報：三九四一
總行：重慶黃橋堡上園四十八號

川鹽銀行

營業部 存款 利率 厚
匯款 迅速 取款 便宜

儲蓄部 基金 穩固 手續 簡便

鹽業部 承辦 保費 低廉 賠款 迅速 手續 簡捷

總行：重慶中正路一三六號
電話：四二四〇二

分行：成都、萬縣、自流井
電報掛號：七三六〇

昆明、內江、宜賓、南大泉

陳啟天著

民主憲政論

出版

全書凡十餘萬言，共分九章，關於民主政治之原理，原則，歷史，及其實施問題，均有詳盡之論述，為研究民主憲政者不可不讀之名著。

中國

商務印書館初版

定價二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

發行：新華書局

本刊因篇幅加多，紙價大漲，不得已將定價酌改，

零售每本二十五元，自定閱者

如下表，請讀者鑒諒。

平熱簡則

本

行

本	刊	零售	每冊	國幣	二十五元
全	年	二冊	五冊	四十元	一百四十元
定	三個月	六冊	一冊	一百五十元	五百元
售	不	通	郵	票	另
費	加	快	或	掛	號
加	收				

永美厚銀行

總行：重慶陝西路二〇一號

通匯地點

西安 南充
昆明 廣安
成都 廣元
瀘縣 合川
萬縣 鋼梁
宜賓 內江
閬中 資中

營業要目

存款放款
匯兌儲蓄
利息手續
優便快捷
厚利速捷

電話：四一五四三
電報掛號：五五五四

永成銀行

實收資本一千二百萬元

營業要目

代理收交
航電信匯
承兌貼現
存款放款

總行
分行
辦事處

重慶 慶陽 潼南 黃山
中街 磁鎮 橋壩
正路 洞山

民憲半月刊(第十一期)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左舜生

發行人 鄭振文

發行所 民憲半月刊社

社址 重慶信義街三十九號

定閱處 本社

印刷者 民生公司印刷社

代售處 重慶桂林昆明貴陽等地

各大書店 成都祠堂街

華西書局及其他各書局

本刊編輯委員會委員

張 淵 張君勳 沈鈞儒

專 瑛 羅隆基 章伯鈞

張中府 梁漱溟 左舜生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九四一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定價國幣二十五元

中國通商銀行

我國首創第一家銀行
服務社會五十年

總分支行處

重慶 自流井 威遠 成都 西寧 天水 蘭州 洛陽 桂林
重慶 自流井 威遠 成都 西寧 天水 蘭州 洛陽 桂林

地址：重慶第一模範市場五十五號
電話：四一七〇 四一八〇

大同銀行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銀行部

安西	州蘭	慶重
街大東	路正中	街同大
陽衡	陽貴	明昆
路直剛	路東山中	路國護
水天	州柳	路林桂
路常桐	路新培	路東桂

儲信部

重慶中一路

電話掛號除明(3688)外其餘均(7041)

郵政儲金匯業局

是服務大眾的銀行

分局

重慶 貴陽 昆明 桂林 柳州 衡陽 吉安 贛縣 韶關 梅縣 台山
長沙 湘潭 永安 福州 漳州 龍泉 成都 天水 寶雞 西安 蘭州

辦理



全國二千餘所郵局代辦本局各種業務

中元造紙廠

自製化學木漿
精造上等紙張

(製造廠)四川宜賓中元新村

電話掛號 一二三四
郵政信箱 一二三四

(重慶辦事處)中正路一四〇

電話掛號 六一六一

電話號碼 四一五五二